

民國卅七年四月出版

本期要目

婦女文化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補白

談救濟

李曼瑰

救濟之義，由來久矣。佛家稱「佈施」，基督教好用「賙濟」，「慈善」，一般人叫「施捨」，「樂助」。從前是「救濟貧民」，抗戰期間則「救濟難民」，「救濟難童」，是社會上天天聽見，報章上天天登載的事。到了復員以後，救濟二字的聲浪不惟不減低：還天天響亮起來。第二次大戰方畢的時候，盟國組織了一個善後救濟總署，大規模的救濟戰後全世界的貧苦的人民。近來美國國會不斷的商議如何援歐，如何援華，也莫不是出自救濟的意義。由個人零星的救濟而至團體的有組織有規劃的救濟，而至國家的在政治上外交上去施行救濟。「救濟」到了今日，已經不是一種偶爾的工作，而是一種經常的事業，可夠得上說是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救濟是把自己佔有的東西拿去施給別人的意思。但是怎麼樣施給呢？這裏得要下個註解。把東西給與比較自己地位高的上司叫做「貢獻」；把東西給與平等的朋友叫做「贈送」；把東西給與比較自己地位低的下屬叫做「賞賜」；把東西給與和自己沒有關係的可憐的人纔叫做「救濟」。貢獻，贈送，賞賜，都是有來有往的互相給與，雖有獻上與賜下的分別，但都是給的有緣故給，受的有緣故接受。惟有施捨救濟是無條件的，純粹的給，是那樣崇高的惻隱心與同情心的質實產物。所以救濟是最高尚的一種「給」的行為。

無論是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其能達到舍己為人的地步，其地位便馬上提高起來。著名的煤油大王，罄譽資辦全資，並不是因為他有錢，乃是因為他肯把他的錢去幫助任何地方需要幫助的人。美國近年來在國際上的地位日形重要，並不單是因為她國庫充實，兵力強盛，也不全是因為她創造了原子彈，還是因為她肯把成億成兆的金元，把千噸萬噸的物資，慷慨地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救濟了無數困苦飢寒的生靈。我常說：美國眞是天之驕子，有剩餘的金錢，剩餘的物資，剩餘的人材能力，可以隨意去幫助別人。「助人為快樂之本」。美國之人民好不快樂！有力量去施捨救濟的人，好不快樂！

救濟人的人是最快樂的，他的人格是最高尚的，這種地位最優越的。但是被人救濟的人又怎樣呢？說是與救濟人者適成反比例：被人救濟的人是最痛苦，人格最卑賤，地位最低下，並不是說得過火罷？為什麼自己不能夠去施給別人，獲得崇高的愉快？卻要受人家的憐憫，受人家的同情，受人施濟呢？豈不是自己的地位特別低下，人格特別卑賤？這豈不是最悲傷痛楚的感覺？耶穌說：「施者比受者為有福」，再說甚一點便是：施者蒙到福祉；受者得到恥辱。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一書裏也有一段論及施與受的情緒。他說具有偉大人格的人只願意給人家什麼，卻不願意求人給自己什麼。當他施給的時候，他得到最大的快樂；但當他得到他人的恩惠的時候，他未免感到人格受了損傷。所以有志氣的人是不肯受人救濟的。古有黔敖不食嗟來之食。抗戰期間重慶數國立大學的教授拒絕美國善意的救助，莫非是要表示人格的尊嚴，寧捱餓抵飢，不願人格受損傷，受侮辱。

然而，有時候，飢寒逼人，到了生死關頭，便顧不得人格尊嚴不尊嚴，而是救命要緊了。從前數國立大學的教授雖然正式宣告不便接

受美國直接的救濟，但是零星的救濟品，如去年教育部代領來的美軍吃剩的罐頭糧食之類，卻未聞有多少教授拒絕不受的。現在這種救濟品卻很廣泛地分到許多人的手裏；不管是有志氣的，沒志氣的，大都直接地間接地領受過一些了。這個老大高傲的古國，今日竟成了救濟的廣場。人們不惟樂於接受，還渴望得到，不惟渴望，還去請求。豈獨人民請求而已？政府何嘗不是天天在期望着，等待着，用種種外交的方式和姿態，向人家行乞，以期挽救自家的危局？人格的尊嚴，國格的尊嚴，與生死存亡相比較，倒似乎是小事了！

救濟而用真誠的同情心給予，受者還可以謝而領之。但有些人，救濟不是因爲同情因爲憐憫，而是用來作手段的。孔子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世界上不少智者利用救濟去達到某種目的。某藥房施茶，某大人施粥，某先生捐巨款建築倚零；近來社會團體林立，十之八九舉辦了些所謂福利事業，也就是救濟事業。於是報上大登傳而特宣傳。某藥房的施茶施得愈多，膏藥銷得愈廣，某先生捐款愈多，生意便愈興隆，結果名利雙收。某社會團體的主持人或是要選國大代表或是立委的，叫他或她所舉辦的救濟事業便是絕好的宣傳。「你們瞧，某先生（或某太太）這麼熱心幫助我們，把這麼些好東西送給我們。他真是個了不得的好人。讓我們都選舉他當我們的代表。」天真簡單的民衆，往往莫名其妙的領受了施主的恩惠，感激萬分，率直地作如上的讚歎讚美。豈知許多時他們的人格是受了雙重的侮辱！

人類的同情心，惻隱心憐憫心是最純潔高尚的天性，是一切互助合作的基礎。由這裏產生的救濟事業，本來是極可貴的。但是，儘管它是多麼可貴，到底是一種消極的工作，說得壞點，是一種養懶的辦法，是沒有創作的，沒有希望的，不足以鼓勵，不應該發展。何況中間還往往變了質：救濟不是同情的救濟，而變成手段，交易，甚至成爲貪污訛詐的場所，那便令人切齒痛恨！因此，救濟工作是有識者所反對的。救濟只是救人一時之急，萬不能視爲經常永久的事業。

在理想的烏托邦裏是沒有所謂救濟的。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誰也不必可憐誰；誰也不需要求人救濟。老的病的有國家負責養活醫治。但環觀目前，卻處處需要救濟，救濟工作的澎大眞是前所未有，也就是這世代碰到前所未有的遭殃，這一代的人格降低到前所未有的尺度。我們不禁爲這世代的惡運悲傷哀悼！我們縱能歌頌同情心的仍存，我們卻不能夠笑臉對着救濟事業歡欣喜樂。我們只是消極地祝望這些救濟工作漸漸減少，漸漸結束。有那麼一天，憐憫心完全沒有了對象，救濟找不着市場，那便是理想社會的來臨，民生主義的實現了。

卅七年四月五日南京鼓樓

婦女競選立委所遇之困難

周蜀雲

為了實現憲政上的民主政治，我們已先後完成了幾種選舉，如國代的選舉，監委的選舉和立委的選舉，監委是由各省市議會產生，比較簡單，惟有國代和立委是採直接民選制，問題就比較多了。

以我國幅員廣大，人口衆多，教育文化低落，戶口調查不確，加上其他種種複雜情形，在在為辦理選舉的阻礙，可是為了內外情勢所迫，我政府又不能不從速辦理，如期行憲，以應事實之需要，因此在選舉過程中所遭到的困難層出不窮，我們不願在此將那些道聽途說的笑話或怪象作為根據來不負責的接下批評，但我們確應該將個人參加競選所得的寶貴經驗或朋友傳聞中的忠實報導寫出來供大家參考並為將來改革選政的借鏡，尤其是我們婦女，因為憲法選舉法對我們有特殊的保障，故得普遍的參加競選，表現得十分熱烈而有成績，可算是有史以來的盛事，我們所遇到的無論是同情或困難皆有報告的價値，下面所寫的便是綜合各方面意見所得的結果，這次選舉我們所遇的困難可分三點。

（一）基本票困難——國大代表一縣一個，還無所謂基本票，惟有立委是在省內分區選出，一區動輒數縣或者十餘縣，候選人在本選區內各縣所得票數綜合計算，這種規定在理論上講，候選人在本選區內各縣均可活動選民爭取選票，可是事實上各縣均有人競選，縱然沒有人競選，但大家都搶着爭取選票，所得也有限，故一般候選人無不以其本縣之選票為基本票，異常重視，不肯輕易給人拉走，我們婦女得憲法之保障與扶助，凡為立法委員候選人均不分區，全省各縣均為活動選票之範圍，自表面上觀之，似乎較男子為優，實則大海撈針，眞不知從何着手，因為各縣選票均有其本縣籍之候選人爭取，我婦女候選人實無從取得，偶然能在某縣得到幾十張或幾百張票點綴點綴已屬難能可貴。至於本縣若尙有男性候選人競爭，婦女候選人即不易獲得，蓋一般社會人士在同一情形之下寧投男人票，不肯投女人票，封建思想尙存，歧視婦女之心尙未除，怎能望他們像投男人票那樣熱心的去投女人的票？在同一縣中與女性競選的男候人又常常會說：「你們婦女是全省性，範圍比我們廣，何不到別縣去多多活動。本縣的票請你不要拉，讓我吧，」因此婦女候人在本縣的基本票就受到打擊，甚至於根本沒有，而到別縣去活動更是碰釘子。在本地競選的婦女，尙且有如此的困難，如因隨夫籍或寄籍關係取得候選人資格的婦女，其想獲得當地選民的擁護，當然是難上加難了，其基本票更成問題。

（二）選民不明法令影響婦女當選——我國因教育文化低落，文盲估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的知識份子，對於「非其本行」的法律每多隔膜，尤其對於政府新頒之各種選舉法，更是茫然，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或研習法律的人，若不將各種選舉法規悉心研究過，也不會明白，因為各種選舉法內對於選舉人及候選人資格，選舉程序等規定得相當複雜，不是一般未加研究過的人所能了解的，尤其有關婦女選舉的許多特殊規定，簡直就連懂法律的人或主辦選舉的人都有許多弄不清楚。因此我們參加這次競選的人，都有個共同的經驗，便是所到之處遇見十個人中總有八九個以為我們婦女候選人的選民只限於婦女，幫我們活動拉票的朋友，還是向婦女拉票。等到我們告訴他們是全省性的區域選舉，選民不限於婦女，男女皆可投票」他們才恍然大悟的說：「哦！原來我們男子也可以投婦女的票」！誰都知道，今日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遠遜男子，大半是些家庭婦女或文盲，若僅靠婦女選民投票，眞是微乎其微；我們婦女候選人就在一般人不明選舉法規的情況之下，不知犧牲了多少男性選民的選票，難怪婦女得票遠遜男子了。這種誤會的起因或許因為國大代表的選舉女代表有由婦女團體產生所致。

（三）曲解法令影響婦女當選——因不明法令而影響到我們婦女

當選，已是可惜可憐，還有因曲解法令而影響到我們婦女當選的才更可氣可恨了。原來一般人看見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有婦女當選名額百分之十的規定，就誤認爲婦女在百分之十以外，多出一個都不行，殊不知該條的硬性規定是表示至少要產生百分之十的意思，并非只許產生百分之十。換言之，以百分之十爲起點，多則更好，而且也合法，因爲憲法第七條明明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他們不知道硬性規定的由來，是我們前年在國大議會上全體女代表一致團結力爭的結果，始有憲法上一百三十四條「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的產生。嗣立法院制定各種選舉法時，即根據該條的精神規定百分之十，已將我們當初要的百分之二十打了一半的折扣，并不是有了百分之十的硬性規定，就取消了我們應得的權利，我國男女各佔民族半數，依憲法第七條男女絕對平等原則解釋，我們應得的當選機會是百分之五十呀：（關於此點詳見三月四日中央日報婦女週刊本人所撰「選舉法中婦女當選名額問題」一文假如有一天女權能發展到像今日男權一樣選舉能操勝算，會占到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法律不禁的，只是我們目前不存百分之五十以外的希望而已。

以上三點都是我們在這次選舉中所經驗到的困難實事，但我們並不因此灰心，一則我國初次辦選舉，困難和阻礙早在意中，二則我們在各地參加競選時候所得到的同情，也令人非常感激，值得安慰。固然有許多人歧視婦女，不肯踴躍投票，但也許多地方的人，對競選的婦女表示熱忱的贊助，或比對男性候選人更爲熱心。他們或者是親戚師友，出於感情，或者因爲自已思想開明重視女權，知道在民主政治之下必須兩性合作，共同努力，才能改革社會，建設國家，所以婦女能在種種困難情形之下，各地仍競選出來不少，凡是明瞭現代潮流的人無不贊助女性出來共同負擔國家的責任。所以他們能從中心表現出熱烈的願望，聽說有許多姊妹回鄉競選，親友父老排隊迎接，一路放炮歡迎，並開羣衆大會，請其講演或集合全族歡宴舉行祭祖大典，原來不准女人入祠堂的，現在也請她們在祠堂祭祖公宴，并分祭肉（廣東有此風俗，原來過年分猪肉，只有男丁領得，女子是沒有份的。現在也把他們認爲「有功名的婦女」列進去與男人一樣分猪肉了）這些帶有封建思想的民間風俗原不足道，不過我們姑且舉以爲例，可見頑固的舊紳耆人物，也因此對婦女改觀了。其他各地還有許多同情婦女，支持婦女的競選的例子，不勝枚舉，總之我們能自已努力，出來參加競選表示與男子共同負擔國家的責任，在一般社會人的心目中，不是毫無影響的。我們可以自慰，但我們要繼續不斷的努力，再能改善整個婦女的地位，建立婦女在社會上的基礎。

今日中國女子教育的檢討與改進

潘錦端

一個時代的教育，自然有它的時代背景，教育的進步，自然有賴於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聯合的推動。然而，就教育本身的意義言，亦須有自發的推動力量，才能發揮教育對人生對社會的潛在悠久的影響，恢宏教育的價値。

現代的中國教育，一方面由於內在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急激變化，他方面由於外來的歐風美雨，摩擦不斷，新教育雖然誕生了，但是眞正能適合本國國情，以建設新中國爲鵠的完善的教育制度，則迄今尚未健立，這是中國教育的危機。十年來，由於抗戰與內亂，教育行政當局正爲着學校的疏散與遷移，青年的招置與供給，繼而復員整頓與平息學潮等等，弄得手忙脚亂，焦頭爛額，除了維持現狀之外，對於教育的改進，未遑努力。所以，今天的中國的整個教育依然是有問題的，而在這種情況下的女子教育的缺點，則尤屬嚴重。

回溯我國女子教育由於萌芽以迄於今，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中間雖有很大的進步，但還不及男子教育，而其最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對於女子教育的觀念和重要性這一點，就是說，中國女子教育，直到現在，還未脫離附庸的地位。社會和女子本身，尙存有錯誤的心理，

而對於女子教育的觀念，也模糊不清，以致造成矛盾的現象。假如我們加以檢討，不難發現下述幾點：

第一，女子教育目標不明　今日我國女子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它要培養成什麼樣的人，還未有明確的規定，這是很大的缺點。一方面主張女子跑進社會，他方面又希望女子留在家庭。既要培養女子爲公民，但又贊成賢母良妻主義。所謂公民，即在於培養富有政治意識和運用民權的能力，以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它當然是勝過賢母良妻主義。但是，今日的學校，對於公民訓練是忽略的，女子由於傳統習慣的影響，對於政治生活，多數還是不感興趣。所謂賢母良妻，就是要使女子成爲一個能於處理家務教養子女的人，把女子教育的範圍看得太狹窄，家庭是男女雙方構成的，如果賢母良妻可作爲女子教育的目標，則賢父良夫也可作爲男子教育的目標，則教育被範圍於家庭的小天地之內，而失却它的重大意義了。但是，在今天的社會裏，賢母良妻主義的女子教育思想，還是深入人心，所以如此者，乃由於今天社會，還是以男性爲中心，男子爲了維護自己的立場與事業，必然阻止女子獻身社會，同時，那與賢母良妻主義抵觸的相反思想，發展成爲畸形的現象，於是加強了賢母良妻主義的被人擁護。於是女子教育目標撲朔迷離，模稜兩可，誠有辦女校難，做今天的女子尤難之感。

第二，女子學校設施矛盾　教育即生活，社會即學校，這是大家明白的，杜威說，學校是一個特殊環境，用來改進學生的智慧與傾向的，所以學校是各種制度中更爲具體的教育機關，課程是經過選擇的有組織的經驗，可見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女校的設施，要依據女子教育的目標，目標既然不明確，便無從據設施，今天的女校，課程是包羅萬象，目標模糊，又無中心，既有公民一科，也有家事一科，試問這便能夠訓練成良好的公民麼？又試問學習這點家事常識技能便能成爲賢母良妻麼？真是多麼的矛盾，多麼的空洞啊。

第三，女子教育貴族化　今天的社會情形，只有有錢人才能讀得起書，教育簡直成爲富有者所獨享的權利，女子而能得入學機會的，家庭必較優裕，所以，女子教育，便以小姐爲對象，而把大多數婦女擯棄了。這種少數的貴族化的教育，對於婦女解放和社會進步的影響是有限的。

第四，女子缺乏正確人生觀　少數幸運得受教育的女子，固然有些能發奮自勵，努力研究，服務社會，效勞國家，爲自己爲婦女開闢前途。但是也有做出對女子教育不良影響的行爲，這實在是令人痛心，她們受了教育之后，便自己抬高了身份，睥睨一切，看不起社會，固步自封，貪圖享受，學校畢業之後，既不願從事職業以服務社會，更難立志做大事。於是她們便走一條自認爲最舒服最便捷的出路，就是以結婚爲職業，受教育也不過是爲選擇一個較好的夫婿的準備而已。她們忽視了自己的人格，自然缺乏正確的人生觀，既無職業技能，又無事業志趣，只沉迷於享樂，裝飾與交際，甘心過她的附庸生活了。這也是影響女子教育的發展的。

時至今日，無論就婦女本身和國家民族前途着想，我們對女子教育再不能不加以注意而力謀改進了。簡單言之，大概有下述幾點：

第一，要明確女子教育的目標與方針　根據不少心理學家研究的結果，都認爲男女天生平等，只有同性間的差異而無異性間的差異。平日我們所說爲異性間的差異，并非天生如此，而實由於社會傳統習慣使然。又根據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男女平等綱領，與扶助婦女發展的政策，則我國女子教育應以培養與男子同等的全人教育爲目標，自無疑義。我們要廓清那種模模糊糊因循守舊而足以阻礙女子教育發展的觀念，即如所謂賢母良妻主義，我們不反對賢母良妻，但在仍以家庭爲單位的社會組織裏，女子之做賢母良妻，正如男子做賢父良夫一樣，這不能算是女子教育的目標，我們要使女子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更有職業的技能，事業的志趣，服務社會，參加生產，其傑出者，更可以努力於治國平天下的重大任務。假如祇希望女子做賢母良妻，則無異湮沒了佔人口半數的才能，停滯了社會的進化人類的進步。女子之能與男子担任同樣工作，古今中外的社會裏，比比皆是，祇可惜沒有機會普遍發展她們的才能，且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西各國女子有機會參與前線後方的工作的表現，也會使人傾佩女子之英勇機智沉

紀與犧牲精神。歷史是慢慢的寫成的，社會也是在逐漸的改進中，在目前，我們祇可以說社會上許多事情，向爲女子所習做，暫時由女子來充當，但這并非女子天生的職務，而只是爲求社會的互助與均衡發展而已。進一步，我們更要認清教育是含有進步的領袖性的，要負起推進社會進步的任務，由於現階段阻礙女子發展的錯誤觀念與現實困難，我們應該從共同發展科學，改善生活，與加强社會合作組織以推進婦兒福利工作等方面努力，才是眞正解決問題的途徑，要以教育的力量，使女子成爲獨立的人，而不是附庸，要使受過教育的女子能與男子同樣的負起建設社會的責任，這是我們美麗的憧憬，也唯有藉教育的力量才能實現。

目標明確了，在實施上即應根據此而釐訂方針，男女教育機會與權利不等，是第一個原則，在各階段的教育，男女應受同樣的教育，分科制或選科制等祇是按照各人的智能與興趣而選擇，并無性別上的限制。在中學或大學裏的家政與保育等科，可定爲選修，男女學生均可選習。這是第二個原則。由於封建思想的餘毒，今日社會不少的角落裏，仍存留重男輕女的風氣，彼等認爲男子一定要入學，而女子則馬馬夫夫可以了，或者簡直不送女兒入校，所以應採强迫女子教育，就是要做到那個城市鄉鎮家庭裏，男子可以入學的，女子也必須强迫使之入學，這是第三個原則。

第二，要使女子教育大衆化　羅馬不是一天做成的，要使女子教育大衆化，在目前文化科學生產落後，貧富懸殊，農村破產，百分之八十的同胞還是文盲，距普及小學教育爲期尙遠的中國現狀裏，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我們還得要向這方面努力，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積年累代的去完成這件艱鉅的工程。中國的教育一向是貴族化的，而民國以後的女子教育，則更稍貴族化了。在實施上，除設法使學齡女子得入學校外，又應注重民衆教育，以容納失學的女子，成年的婦女，未受教育的佔多數，因此，更應注重婦女補習職業教育，使她們成爲知識婦女，了解人生，明瞭世界，能適應當前的社會，又使能獲得一技之長，可以謀職業，獨立生活，這當然是政府負責社會教育當局應注意及之者，而既得受教育的幸運婦女，亦應負起教育她們解放她們的責任啊。

第三，要培養健全的婦女　女子教育，要注意智育德育體育三方面，才能培養出健全的婦女，而女子教育也必須要做到培養出健全的婦女，才算是成功。無論是學校的與社會的教育，都要認認眞眞的培養女子有充實的知能，俾能與男子担當同樣的工作而獲得一樣的效果。培養她們對人生有正確的認識，有獨立的人格，有良好的道德，不以虛榮與享受爲炫耀，而以倚傍附庸爲可恥，堅貞奮鬥，齊家治國，與男子并駕齊驅，互相媲美。

最後一點，我們尤應特別注意者是要訓練女子有健全的體魄，纖柔病態，是過去歌頌讚美女子的形容詞，這眞不知陷害了多少女子，現在則轉變以健康爲美的時代了，這是由於時代所賦予於婦女的任務不同而有的發展與轉變。已往女子的世界，是深閨，所謂三步不出閨門，她們是附屬品，是被壓迫的玩物，今天女子的世界，是海闊天空，無處不可以翱翔，她們是獨立的人，有做人的義務與可享的權利，假如她的才華不凡，志潔行芳，但身體孱弱，試問蒲柳之質，未秋先零，又焉望其能勝重任哉？這是今日女子須有健全體魄的第一個理由，再說生育子女，是天賦女子的一種職責，除非有一天，人類進步到人的傳種已演進入另一個階段，女子的這種天職，才能解除，沒有健康的母親，怎樣會有健康的子女，這一代的母親不健康，又怎樣會有健康的新一代，兒童的先天與嬰孩哺乳這一段，是完全以母體的健康與否而決定他們一切的，大多數的女子，她們都不免經過做母親的生活，艱辛而愉快的負起她的責任，爲着女子的本身和新生的一代着想，這是要訓練女子有良好體格的第二個理由。

總之，我國今日的女子教育是有問題的，怎樣改進，當然還有許多寶貴的意見，筆者僅就管見所及，略述如上，藉以拋磚引玉，並期引起社會人士注意女子教育之改進焉耳。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安德烈紀德

公孫朗

（一）

一九四七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宣佈：「本年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頒給安德烈，紀德先生（Andre Gide），以示推獎其作品內，以勇敢的對於真理的鍾愛和深刻的心理描寫，提供了有關人類生活的各種問題。」這樣的殊榮，這樣的考語，我們七十八歲的老作家自己感想怎樣呢？在十一月十八日瑞士琪利希（Zurich）的新琪利希日報上發表的「我的感想」一文中，紀德寫道：「我獲得諾貝爾獎金以後的感想很多，可以說，像一個獲得稱讚的孩子一樣，如果我們自己已不以爲做了適於受獎的事，那末這種孩子似的歡喜是不會這麼大的c但這是自鳴得意嗎？我可不這樣簡單地想，我想，這次斯德哥爾摩的決定和牛津大學（Oxford Univrsity）贈給我以名譽博士的稱號，應該不只是爲了我在文學方面的勞作或我的一貫精神。」這樣的謙虛話多少總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但更令人奇怪的是：他曾對去問他的記者表示，得到諾貝爾獎金絕未感到出乎意外，可是他承認最近曾經感到過一種痛苦，那就是「端人所無」這一人翻通病所給予他的痛苦。這兒使我們忍不住要問：難道這樣的殊榮和考語加之於他會是「不虞之譽」，會是人們「端其所無」自作多情麼？——我以爲這個迷惑要得充分的解除，必須從紀德的中心思想和他作人作事對人對事的態度上去追究，否則你會以爲他是「故作姿態」或「故弄玄虛」呢。

（二）

一九〇七年紀德在詩與散文（Vers et prose）三月號至五月號發表了浪子回家（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這篇像小說的東西，雖然僅僅是三十八歲時的作品，然而我敢說：他的一切中心思想和對人生的基本態度都已埋藏在裏面了！英國十七世紀神祕主義詩人威廉，勃萊克（William Blake）說得好：「一粒沙中見世界，一朵花中見天國，」從這短短的一篇東西，我們正可以窺見紀德整個的生涯，——這是一個具體而微的象徵，也正是以概括地勾描出他七十多年來漫長的生命旅程。

浪子回家的故事取材於新約福音書：在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中都有：一個標題爲浪子的譬喻。一個卻標題爲失羊的譬喻，但，無論這樣標題和敘述的詳略程度有怎樣的出入，可是中心意思仍然是一致的。

浪子回家了，所有帶出去的那份財產也全都花光了，窮困和飢餓迫他像乞丐一樣上了回家的路，到了家，父親迎著，歡天喜地地吩咐大擺筵宴邀集親友都來慶賀。在舉家歡騰中，浪子的哥哥感到了老大的憤怒，向父親說：「父親，浪子回來怎麼配受這樣的優待？我爲你們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守住了家業，從來也沒有受到過同樣的優待！」父親溫然地答道：「誰失掉了一百隻羊中的一隻，不會暫時拋開其餘的九十九隻去找尋那隻丟掉了的呢？當這隻失去了的羊回到身邊來的時候，誰又不歡天喜地來大大地慶賀一番呢？難道還要狠心去懲治那可憐迷途的小東西麼」？——這故事或這譬喻是耶穌基督對徒衆們訴說的，他的用意自然是在說明他爲甚麼特別憐惜那些病人苦人，特別寬待那些囚從和罪人的緣故。一句話，他希望「浪子的歸來，要寬待他們，撫慰他們，像父親一樣，（而上帝也是世人的父，任何迷途的羊羔隨時都可以回來，隨時都可以皈依，隨時都將受到天父的優待）。

…………

但在紀德的浪子回家中，比了福音書的記載多了許多情節（雖然也還是偏於心理的），許多實話，這些情節這些實話揭露了紀德自己的思想面貌。

在紀德這個「浪子」的眼光中，浪子的出走並不是一件單純的行爲，他有其不得不出走的內在祕密；他的「走失了」，也並不是由於

「迷進」；同樣他的終於「歸來」了，也不是由於懺悔，不過是他已經在「懷疑一切，懷疑自已，想歇足，想歸附一方」罷了！——「一句話，他的「出走」與「回家」不過是認識了「自我」而已，我得更詳盡點說是：浪子在家的時候，一切生活上所需要的大體上都已一一安排得妥妥貼貼，日常生活的必要需求都能滿足了，惟獨不能滿足每個少年浪子對於「遠方」好奇的夢遊；更不能滿足不安於「勞暇」而想「參加」這個世界的活動意志，換句話，「自由」的夢想，誘他走出狹隘定型的家門以外去；「自由」的實踐意志，也推動他走向天涯路；當他走過了天涯，嚐盡了艱辛，終於懷疑了一切，甚至於懷疑了自已，甚至於懷疑的本身來；……但無論怎樣，他認識了「自已」，證實了「自已的存在」。——然而浪子的弟弟又抱着滿懷希望出門了，而且勇敢地接受了哥哥的「經驗」，作爲了他「闊步走」的起點，弟弟可能的結果如何呢？他終於也會「回來」麼？………——這就是紀德思想全部象徵的關鍵。

（三）

安德烈，紀德毫無疑義是法蘭西的嫡出子孫，這不僅僅從血統和生活方式兩方面，卽令從思想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十八世紀法國理性派大哲學家笛卡兒論證過「我思故我在」，更確切更直接點說應該改成「我尋求我在」，這典型的理性主義派論斷，被紀德承襲了下來，但不是直接地理論的地被現了出來，但是無論如何，笛卡兒式的思想總算變成了紀德思想的核心，生命的樞軸了！但傳統的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入機械論和機械的宇宙觀定命的人生觀的範疇，」典型的代表是十八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及其哲學」，可是，紀德究竟沒有走入機械論的牛角，什麼力量阻止了他或者拉住了他不讓進去呢？——據我粗略的觀察發現了下列幾種力量：第一、恐怕是由於早年生活環境使然，紀德出生於巴黎；母親是法國北部諾曼底人，而父親卻是道地的法國南部人，南法人文富麗，氣質特別新穎，熱情而愛好自由創作式的生活；其次，由於幼年受耶穌教學校嚴嚴厲的管束，使他在成年時隱然常有一種反抗任何束縛的心理傾向出現；第三、由於藝術家的氣質和藝術的良心，使他隨時力圖突破傳統的藝術樊籬，在地糧一書中，紀德說：「另一人能和你做得同樣好的，你就不必再做，另一人能和你說得同樣好的，你就不必再說，——寫得同樣好的，你就不必再寫。」如果反向地推論一下：如果你仍然要做，就要做得好而且超越前人；如果你仍然要說，便要說得非常好而且前無古人；如果你仍然要寫，那末你就要寫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掩蓋前人的光彩！如果更推論：如果你要作一個藝術家，便要作一個超過千古獨步藝壇的藝術家！如果你還不能擺脫傳統的束縛，走上了摹仿前人的路，那末卽令你摹仿的對象最傑出，成就最優良，也不過是東施效顰不值一顧了！第四、新教的教義他的確感化了他，使他眞正皈依了「自由的良心」——這由勇敢地爲人類捨身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固然代表了「它」而每個眞正的基督徒也應該能隨時表示而出的。紀德無疑是其中最虔誠的一位；第五、在文學專業的過程中，紀德老早便接近了梅特林註㈠于思曼註㈡赫尼註㈢馬拉美註㈣梵樂希等人，受了這幾位神秘主義或象徵主義時人的感化，使他隱然具備了一種泛神而有機的世界觀宇宙觀和人生觀。因此，在思想上從唯理主義走入機械論的途徑被阻塞了；第六、另外紀德卻又在青年時代接近了尼采的超人思想和道德觀，一種異教精神和原始魔性從他的靈魂中被煽動了起來，於是肯定自我」，「高視闊步」，反抗奴役」等超人意識輻射出了強烈的光焰，灼灼地，令人不敢逼視；第七、「文藝復興以來的時代精神和文化精神間接影響了他，本來，幾乎每個近代歐洲人都在各自尋找各自的「自我」和「個性」「自由」的存在；找着了必得培植「它」，使得盡量成長，絕不輕易讓「它」枯萎衰決下去；如果誰要侵犯「它」，「它」的所有者便會不惜一死挺身而鬥的。從這，我們可以直接的說明紀德：爲甚麼相信共產主義而卻厭棄蘇聯的現實作法。………——總而言之，笛卡兒式的理性主義，耶穌教偉大的良心，有機而泛神的宇宙觀，康德式的批判精神和尼采式睥睨千古「重新估價一切」的氣慨等等，作爲素材，構成了紀德瑰奇偉大而善良的人格

和個性。——這般多樣的成分彼此間未曾沒有分量上的差異，其力量也未曾沒有消長的時候，但歸根及柢，在紀德的人格中，具致的野性和魔性還沒有能制服一切！一句話，他還在野性和魔性的權威下掙扎；而且勇敢地在努力拚棄過去的成敗，有限的自我；……雖然不免流露徘徊，猶豫，懷疑的神色；不免有解嘲式和挑戰式的諷刺，矛盾地錯雜紛歧地昭示了出來。……

這些，說明了什麼呢？——這正應合了紀德自己的「感想」：這不僅僅是文學方面的」事業，實實在在是一個誠懇質樸的人格在直面著人生，接受魔鬼一度度的試探；忍受慾火情焰一次比一次更熾熱的燒煉；被「經驗」的重錘，一擊比一擊更緊烈地猛打著；………一句話，這是一個不安於平凡，但也不安於虛榮自欺的靈魂，正在接受殘酷的考驗。——這是一首人格生長的史詩，……而且它還在掙扎，徬徨，求進，摸索和不斷地自拔中，所以，紀德這一人格的猛勇精神與併併乎說教意義的「一貫精神」有別，或說他的精神是超乎「這個」而上之的。

尼采假口於先知蘇魯支註五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毋甯喜歡用血寫的書……」無怪紀德會引他爲知音。——自然因爲紀德的著作也是他自個兒血的結晶，——犧牲自已，使自已受苦，流血，傷痛，體驗生命的血和汗漬，「每次實現一部分的樂園，」……呵呵，偉大的書，崇高的抱負，好感人的抱負啊！……

（四）

現在，請翻開浪子回家集這本「書」來吧！——這是一個雜集：包括兩篇散文詩樣的東西，兩篇詩劇樣的東西，兩篇像小說又像散文樣的東西。說著不同的事情或某種不容易了解的意思，但，紀德卻通稱之爲「解說」（Traites）。這些「解說」的細目是：（一）納蕤思解說（ou Traite du Narcisse）；（二）戀愛試驗（La Tentative Amoureuse）又名「浮念解說」；（三）愛爾．阿虔（El Hadj）又名「假先知解說」；（四）菲洛克但德（Philoctete）又名「三種道德」；（五）白沙窪（Bethsabe）；（六）浪子回家。——這些「解說」並不是同一個時期的作品，而是紀德在不同時期自已爲自已速寫下來的不同思想不同實際的輪廓素，雖然都不過僅僅是藉爾發揮時不期然而然留下來的東西。

首先請欣賞一下納蕤思解說吧。

納蕤思的神話出自古希臘，曾經感動過多少富於靈性的詩人，紀德自然是其中的一個；與他同時而享名略早的象徵派詩人保羅，梵樂里（Paul Valery），更爲這神話唱出了非常幽雅微妙的詩篇，——這篇「解說」也正是紀德獻給這位象徵派大詩人的。

「納蕤思是十全的美，——也就因此他是純潔的；他鄙棄山林川澤的女神們——因爲他戀慕自已。沒有一絲風攪動泉水，他在那裏，甯靜的，低著頭成天凝對自已的影子」。——「一點點神話本來就夠了」，可是千百年來多少天才詩人哲人想參透它的秘密，這些造次的詩人，自作聰明的哲人！「一點點神話本來就夠了，」紀德這麼說；可是，他自個兒偏又屬於這些不安分的詩人與哲人之列！不肯止於僅僅「旁觀」要「參加世界」，但終於「回來」了：正如納蕤思，攪亂了一泓清泉，攀折了樹枝，整個世界於是擾攘了起來，世界的面貌模糊了，清泉中自已的面貌也紛亂而模糊了，趕快縮回好事的手！——於是世界重歸於平靜，澄澈，紫泉水中自已的面影，又恢復了完整的輪廓，美秀的色相。……

「一切都是要重造，永遠要重造」；——「過失永遠是一樣，永遠重失去樂園」，浪子的夢想，浪子的激情，浪子的傲慢，……「出去」了，「回來」了，又「出去」，又「回來」了，然而又夢想著「出去」！……而，這做不完的撩撥呵！——但，虔誠的詩人在那裏觀看；他俯臨象徵，沉默中深入事物的核心，——當他，幻覺中，認出了「觀念」，它的存在的內在諧和，……他就把它抓住了，…，……他就給它一個永久的形體，——……一部分的樂園，結晶的。——一朵「觀念」的花，晶瑩透剔，開花在時光以外。……

浪子「出去」了又「回來」了，有什麼收獲沒有？——只有「獲

個」。但，然而，這不過是一八九〇年的收獲罷了！七年以後的浪子回家中，他似乎收獲了另外的什麼的。…………

……………………………………

現在請看第二段遊戲繼續試驗吧。

「啊，四季風情，好飄渺的感覺！」——是的，看這浮光，看這掠影：春天來了，太陽照在原野上，到處是蔥蘢的綠茶，山溝裏長着這毛地黃和帶點藍色的風信子，路克夢想着幸福，坐在林邊的斜坡上，等着，等着幸福的來臨，深情不移…………拉綺回來了，獨自一人，若有所思；她採摘金鳳，蓮馨，雛菊，以及一切草地的花。路克拿了山溝裏長的毛地黃和風信子，把來扔在拉綺的腳邊——現在她滿花了。「這些，我在林蔭裏採來的，——給你，因為我本來要來是你，我恭恭的尊覺了一夜。你像今年這個春天一樣的美麗，……請你接受我的花，……我們來領教貧心的歡悅吧。」拉綺有情的一笑；路克握了她的手，他們一塊兒走了。……夏天來了，綠樹掩映陰密，早晨清涼的露珠，陽光燦爛，土地堅硬，愛情的烈焰也發出炫人的光彩；………於是，幸福的伴侶共同作夢，共同嬉遊，共同追尋……追尋什麼？新的幸福麼？——到了，一座荒蕪的深林，可是剛能使你擠入了荒水，關門緊閉着，進不去；……秋天來了，氣候變幻，素夏的彩色已經塗上了樹葉，森木朗爽而幽惆，園子的門開了，他們進去，——可是一所廢園。樹枝斷殘了，雜草塞了道路，……——下雨了，落葉濕滿了地面，樹木都已枯乾、朔風飛快地闖了進來，……一切都被吹散了，啊，這些——一點風就吹散的靜寂！……——「試驗已經作過了，怎麼樣？有什麼收獲沒有？」——啊，欲念——不浮念，浮念而已！「另外有什麼啊」？——你自己的真實！………

……………………

哪，這是愛爾，阿虔——假先知的故事演。

——大隊擁擠不堪地向沙漠邁發，王走在前頭，坐一輛遮住的轎子，誰也看不見他。夜裏他獨自睡在他的篷帳裏，誰也不敢近他；做口的奴僕守護他的消靜。他怎樣把大夥兒帶在後面的呢？那是一種神秘的關係；大家說他的決意直接加於他們全體。因爲誰也不能從他那裏傳下任何號令，除了先知，愛爾，阿虔；大夥除了王沒有其他的首領，而他總保持沉默；………情形就好像大夥追隨他而他並不領導他們。可是說來奇怪，向沙漠的行程好像是預知的，前進的路線似乎也早已確定了的。…………一路上雞犬不驚，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人家那麼容易地接待着，一點也不以爲怪，……

離開了王土，照例，大夥不再宿營在城裏，而在城根，在東側。就是走到綠洲圍抱的城市，一到夜，大夥紮營在園林的邊上，聆聽潮嘯地響于眼前只見到無邊的一片空闊。……

日頭爬上了地平線，沙漠像一只巨盤托着半個紅紅的果子。大夥又擁擠着前進了，沉默地，跟隨着王的篷帳，………饑渴，焦灼，忍耐，又希望，……日落以前，又紮下了營寨，照例，又歇下，……夢着先知的預言：明日的行程，那遼廣大的庭園！深林，谿谷，樹葉和青苔的氣味：朝露，暮靄，夜裏的涼爽，白晝的舒暢，牧場上美好的濕潤。………

第二天，永遠是第二天，日頭照着炙人的黃沙，前進，沉默地；日落了，紮營，歇下，作夢；………日頭又高了，前進，沉默裏，人們耐不住問了：「先知，我們將走向那裏？」——「王引導你們，他知道他要去的方向。可是我關於這個有什麼可說呢？在你們前面，的確，是先知；在王的面前，不過是一個侍僕。」愛爾，阿虔這樣答道。………從此，每個下午都變得愈加沉悶。………

王終於死了，在篷帳裏，死在先知的懷抱裏。夜半，輕輕地，抱起王的尸體，走出篷帳，埋在沙磧裏，完了。先知仍然唱起了每夜必唱的歌，微微歌頌王曾對他表示忠心，踏着沉沙回來，冷月照着波浪般的沙丘。………

晨光閃爍，是前進的時候了，人們焦渴地行進着，跟隨着王的篷帳。……

一夕，湖水泛出了藍色的一片波光，人們欣喜，……

「王在試煉你們的忠心。他定要先你們下這個爲大家所望眼欲穿

的海灘。我不是第一人嗎？我不該先去洗手，去抹浴，去喝水嗎？先我而下海去的活該受罪；他這樣妄為，會修受懲罰，而且不只是一人受懲罰。只要有一人犯過，你們全要抵罪。……他對我說，要人民怕我，希冀他們的絕對服從；所以，這個過，即使一人所犯，也就表明全部的不服從。可是聽好：我要到海邊去，但並不在今天，也不在明天，要等到第三天的早上；試鍊就在於此：不管你們如何口渴，等下去。在未近海水以前，你們必須先立一個敬神的祭壇，以表示感恩，以供奉犧牲。這兩天你們就做這件事情。……我願意你們全體動手。我急於要供奉。」先知傳達荒王的命令。

在那天的厭煩裏，雖然是強制執行，工作進行得很快。海是藍的，對岸隱約可見；……先知愛南，阿虔每天給王送飯，每夜唱荒朝讚王的歌；……

大隊排拆不堪地又行進了，可是向來路上回去了，撇下了先知和王和他的逢快；他的威權，他的虛偽的侍僕。……

先知孤獨地回到了故地，然而新的王又立了，新約……：又……。

……——「朋友這是什麼意思呢？」「誰知道？不是一次次地「失去」一次次地「獲得」而又「失去」嗎？——不是信心失去，誰青代「興」，永遠地交迭嗎？……」

……

哪，這又是第四張，——菲洛克但德又名三種道義。

……

哪，這是第五張，他就是最後的一張白沙彌。

……

——連這最後兩張，你找得出它們間一貫含義的焦點嗎？

（五）

關於紀德及其演于國家集已簡分別地約略地介紹過了，但，正如俗話所說：「七寶樓台打碎不成片斷，」所以勢必，在最後，總起來還得對紀德其人及其作品說幾句原則性的話。

由於紀德的懷疑，憤直，藝術的良心和道德實踐的敏銳堅決，換句話，這些表現而爲個性的堅強：對於別人，對於自己，對於某種集團，某種政治勢力，：：：無論什麼，都即露出一種絲毫不苟且，不妥協，敢言而實踐的錚錚風度。舉例說：紀德贊同共產主義的理想；與贊同這種理想而且擁護蘇聯或說對蘇聯採取友好態度的文藝學者之流爲友；也曾經實際參加過法共主持的人道報的工作，從現象上看，他已經可以說是一名共產黨員，至少也應該是所謂「同路人」了。可是自從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他遭到了法國左翼文壇一致的攻擊；甚至於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那個現代罕有的偉大良心之一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Romain Rolland），也罵起他來。稍微細心的讀者在讀過從蘇聯歸來這本書之後自然知道羅蘭所罵的什麼，一句話，正是罵的紀德重視個性，而且毫不保留地指責蘇聯壓服人民個性的現實作法這一點。羅蘭怎樣罵紀德呢？——他罵紀德是「一個沒良心的個人主義者」。關於這一問題的是非，從不同的立場上觀點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例如從反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畸形的經濟觀點看，共產主義的計劃生產與計劃分配有其合理合情的存在價值，又從反封建，反極權，避免「強凌弱，衆暴寡」，保障每個人生命安全，生活順適的政治觀點看，共產主義的全面政治與集體政治亦有其獨特存在意義。但除此以外，從歷史的現實政治觀點與文化觀點看，經濟生活與政治安全的保障，不難能保證人民生活力的蓬勃與文化的創造；特別是全能主義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計劃政治，作得稍微過於硬性一點，便不免限制了個性的發展，（也不易保證政治上的長久清潔）終其極甚至根本消滅了個性的存在；而偏偏，個性卻是文化創造的種子。沒有了它，人民的生活會感到太機械化太標準化，正如每個人的面孔都一樣，縱然很美他會覺得太單調太乏味；而同時，文化的園地會荒蕪貧乏，只有繼承，翻譯，印刷，模仿，而罕能絕對的創造。那時，在人們的「眼睛裏，」生活的園地固然像綠洲；但在人們的「深心中」，生活卻一點也不假的像沙漠。——從這，不用多說，

。紀德的所以必嘗必爭和他的甘冒猜受圍攻——甚至丟掉生命——的危險而不惜的緣由所在，當然是很明明白白的了！

但，紀德果然是「一個沒有良心的個人主義者麼？」——我認爲這問題須另作幾個方面來判斷：第一、紀德是不是個人主義者，這可以從他的思想與行爲的歷史表現去判定或者去證明；第二、紀德究竟是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還是個性主義者（Characteristic）？這一問題從文化哲學及人生哲學觀點看有非常重大的價值。但，首先我們得問「個人主義」與「個性主義」在意義上或理論範疇上有什麼差別，又有什麼相關呢？據我個人的意見，我以爲：個人主義者的思想和行爲，無論從理想或現實那方面，或任何事件任何角度去加以考察判斷，不外乎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Ego-Central Individualist）；而個性主義者都不然；我們的思想與行爲無論已表現或未表現，根柢上是超自我的，理想主義的（Socialistic & Cosmistic）。因爲所謂個性，特別是一個偉大人物的偉大個性，絕非僅僅止於與其小私小利和個人的榮辱得失有關，而與其人「社會性的宇宙性的（Socialistic Cosmistic）理想的薪傳，道德的正義感，美善的憧憬等無關的。直截了當說，一個偉大的個性是某種偉大理想的化身。同樣，某種面貌某種姿態的個性主義者亦即代表：某種生活的理想，某種道德的體系，某種美質的人生境界，不論「它」是已經完成的或在創造過程中的。……然則，爲什麼人們常會與個性主義者如同個人主義者呢？——我想原因在乎兩者在表現上確乎有魚目混珠的地方。因爲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慣使公私混亂不分，假公濟私，以私害公，以及偽裝等騙人技術的常見，於是紛紛天下，甚於欲求一能如古之君子睇嚴乎義利王霸之辨者，而不可得；反之，一切皆私見，爲私利，徇私情，遇私意之個人主義者或楊朱主義者，比比皆是，滔滔皆是。……所以，從「量」的觀點，紀德對蘇聯現實成就的求全責備，尚不當；罪關對紀德的斥責尚亦未嘗沒有其可能的辯論作；但從「質」的觀點，「個性」的問題乃是具有非常關係性，非常價值性，而且是紀德的思想行爲及藝術事業道德事業血肉相關的問題。因此，別的人對蘇聯求全責備，容或可以謂爲不當，而於紀德應視爲當然；又，罪關的責備，對於一般人固可不失其可能的辯論作，但對於紀德這一偉大個性則又應另有說法，因爲，一個偉大個性，能夠超越小我的利害榮辱，有純眞的良心，有堅強的理智，有敏銳的道德感覺，且能超越知識份子的勵烈性與冷感性之上。毫無疑義，紀德是這樣的一個偉大個性，所以，罪關的責備實在不免是無的放矢！但，我們自然也不可抹煞罪關的批判的一般價值與社會價值，因爲，這樣的責罰，對於一般知識份子甚至對於紀德也仍然是有力的諍言。——這種兩是兩非的說法，爲虎的人一定會以爲是「折衷之言」，其實稍微明敏的必然會同意這樣的判斷；而且深入一層，也許從此窺見了一個若干時以來即已存在的問題，即個人與人羣，個人與社會，民主與集權，自由主義生活方法與社會主義生活方法等等之間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連帶實際的情境——歷史的與社會的——加以綜合而透闢的考慮，否則純自「量」的價值觀點看，個性往往會被集團性所否定；反之，純自「質」的價值看，則個性又往往不免脫離而形成爲個人主義者的危險。……總之，這種矛盾情形對於罪關和紀德這兩大文豪都是問題；也實在象徵了兩人理想世界與現實立場的分野。一句話，晚年的罪關！——聖者克利斯朵夫——跨入了社會主義王國的邊境：而紀德則仍然在夢想着無窮的遠方，而且孜孜地勇敢地向着葉莽原來進，他探尋着自由主義者的共和國——自由主義者能滿足好奇心，滿足想遊想，而且和平，而且容智人們的樂土！……然而，換說，社會主義王國和自由主義共和國的疆界是相互毗連的，據說，從這個國的中心到另一國的中心並不遠。……但是，莊子說得好：「自其異者而觀之，肝胆楚越也。」所以，像紀德這一類眞良心而且道德感十分敏銳的人，自然是萬萬不敢馬虎了事的！

……………………

……「浪子」出去，回來，又出去，又回來，又出去了，雖然遊得荒乏，不很堅定，但很是純眞，很是有追求樂土的信心——瞧着吧！哈孟雷特（Hamlet）雖然過於聰明，過於自知，過於不堅強，但，悴了，終於他悴了！啊，不，我是說紀德——這位莎翁名劇的最近法譯者——他，他終於跨着有些踉蹌的脚步又向前去了！……

前面是曠野，曠野的邊緣是叢山，叢山的那邊又是曠野，也許黑魆魆的森林，太陽引領着路是走不完的；也不怕走不完的，除非人類中途死去。……

「年青人，向前走吧，聖者領頭前去了！」

一九四八年元月寫於首都南京

（上接第十四頁）

變成你們中的一部份，你一定要答應我。」

「哈萊……」他堅定地說，但她用一個指頭掩住他的嘴。

「別再驕傲，隱瞞了。你已疲倦得要命，絕不能再傷神了。明天將是一個奇美的日子，你等着看罷，一切都會很好的……」她的眼睛閃着光，心裏感到一陣陣的溫暖「在格麗，格麗回來的那天，我們要開一個會，我會籌備得非常奇美的。」「我不能讓你幫我忙，不可能。」他說得很輕，感到眼睛發黑。

凱司哈萊微笑着，也許她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她接着說：「當我們開會時，你可以再做丑臉，格麗，格麗也可以再講美麗的故事。」

她突然感到手上潮濕了。凱唐先生緊閉着眼，但他的淚仍不斷地沁出。停了一會，他很粗魯地用臂擦着淚說：「一個男人這樣子，眞是可羞，但這完全是因爲我太疲倦的緣故。」

她用手按摩着他的前額和太陽穴，輕輕地說：「現在別多想，安靜！」

她的長手指輕輕地移動，嘴裏悄語着一些沒有意義的字句。他嘆息着。時間慢慢地過去。他的呼吸漸漸地深沉了，哈萊讓他躺在沙發上，爲他蓋上一條毛毯。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一個輕鬆愉快的聲音，在電話裏對凱司哈萊說：「凱司哈萊，她很好……她很好……」她把聽筒放上。興奮地昂着頭一步一步地走。一種眞實的愉快在她的心裏跳躍。

當天晚上她買了排骨，豌豆，生菜，蘋果片和冰淇淋。當凱唐先生走到廚房時，竟覺得香味撲鼻。哈萊正在爐邊，臉上泛着得意的神色，他用感激的眼光凝視着她說：「它們做得多好啊！」

在哈萊進餐廳遞菜時，凱唐先生站了起來，并暗示兩個孩子一齊立起，然後拉出一把椅子對她說：「請坐下來和我們一道吃罷，如果你願意的話。」

「哈萊，我可以再有點豌豆麼？」

當苦兒這樣對她說時，她全身的血液通過了一種新奇的感覺。她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說：「當然，親愛的，這裏還有很多呢！」

——完——

譯自Homes and Gardens一九四七年十月（家庭與園藝）

我也來談談家政

陸慶

我曉得我的老朋友們如果知道我公然寫有關家政的文章，必定會大笑而特笑的。因爲在十餘年前當我還是個毛頭女學生的時候，我給她們和他們的印象是馬虎，落拓，不通人情世故也。不管人家的觀念如何，我現在畢竟是作了十來年老媽媽的人了。能說沒有些許一得之愚麼？記得從前讀小學，每天早上那個英國籍的女校長，總要領着我們爲普天下的母親們禱告，求上帝賜福與她們，那時大概是一九二三或一九二四年光景，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已有五六年了。可是校長仍念念不忘於戰時母親們所受的磨折。時常嘮叨着告訴我們。我當時非惟無動於中，而且有時還會覺得她討厭——老是說那一件事，如今作了母親回想起來，方才知道她那麼作，實是很有道理。戰爭賜與母親們的苦難，并不能因勝利之到來而消逝，昔已如此，今猶如昔。

在這非常時期談家政，眞是談何容易？俗語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可是環境偏逼着你作無米之炊。難就難在這一點上。老實說發國難財的究屬少數又少數。大多數的主婦們誰不在受匱乏的罪？那麼我這一套窮主婦的理論提出來談談似乎還對景吧！

理家第一注意錢，「量入爲出」是治家必守的信條，爲消費而舉債最是大忌，可是到了非常之時，便不能如此發呆。物價不斷的上漲，貨幣不斷的下跌，假如你還死等着拿到薪水之後，儲着上一部分，

然後方便地去花，那可其惜如其必需那怕用利錢（只要利率不太高的話）借錢呢，也該像先盤算。原說囤積是不應該作的事，他有助長物價漲勢之嫌。可是舉世皆囤而你獨不？除非你不想全家活着，不然就爲這作好人到底。生活指數三個月調整一次，你得在第一個月便儘可能買足兩三個月內必需的油、鹽、柴、米，儉省着用，以防萬一物價猛跌時之措手不及。前些時候米價在幾天之內，暴漲幾倍。請想你家，假如只有一個人有八斗配購米可買，而吃飯的人卻大大小小上十來個之多，如無儲積何以應付！話雖如此說，究竟你不是商場中人混不清商情虛實，物價的漲勢雖是漲，但漲中也還有跌或停滯，並非直線上升。觀察若有錯誤，你那點養家之資，可就危險了。所以必得小心從事。總之小小的消費囤積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自衛手段。但如從事囤積以謀增加收入那就不同了，一方面是跡近投機，難保偷雞不着蝕把米。另方面說，你也不犯着那麼作是不是？

理財的第一法則是開源，本來開源與節流原是並重的，但在生活標準降低到僅能苟活之點時，我們便不可以只往節流上設想。中國的家庭大半是賺錢養家的少，而倚賴生活的多。到了這個時候可就顧不了許多，應當設法使人人有業，那怕是挑着擔子，提竹籃賣五香豆，都比坐吃好。老弱的不能工作，看看孩子照顧照顧門戶總會吧！若是一家只有老弱，主婦便應當挺身而出，作點生產事業，貼補家用。最不智的行爲是話唆丈夫多掙錢。因爲薪俸階級收入不豐乃是國家社會對不起他，並非他自己不努力。你如逼他過甚，說不定他會去貪污或者身兼數職地去賺外快，前者毀損了他的人格。後者毀損了他的健康。太划不來了。

一家的開銷在預算上雖有衣、食、住、行、樂、育、醫藥、酬酢等等項目，但佔重要的也只衣食二項。既要衣食無缺，其他都好說。有人說蘇州人寧可不吃，都要穿好的。其實又豈止蘇州人是這樣？打腫臉充胖子的人有的是。前幾年我曾聽過某名人演講，他說衣服與人的關係很大，應當務求整潔高貴，他並且現身說法道，「我無論如何艱窘，一定給小孩子穿得漂亮。我決不讓他們有一絲不如他們的小玩伴之感覺，從小就培植他們的愛美心自尊心，……」這種做法，我就不十分贊成，我最贊成的是論語上的「衣敝縕袍與狐貉者立而不恥」的那一個故事。如果錢不充分，很可以不必在衣服上考究。衣服的功用在冬天蔽寒。夏天章身。只要辦到夠暖，夠蔽體，不髒，不破，主婦的職責就算已盡。小孩子們尤其不可鼓勵他們講究穿着，以致拉低了他的人生欲望。

主婦們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七項全與吃有關，可見「食」在生活中最佔最重要。中國舊訓「女子主中饋。」納粹德國也主張「婦女下廚房」。按道理男人既非吃不可，就應當自己會料理，不能淨等着太太伺候。在事實上先生們下了班，或下了課，等太太弄飯，帶孩子的可也多的很。他不幫也不行，太太一個人忙不過來呀！實生活已經把中國男子教訓得放棄了他們的優越感，所以我們也無須乎在這方面爭平等了。話得說回頭，你既是主婦，你就得總攬一字大權。你不能因爲有你的先生管了事，你就放鬆責任。你得拿他當作你的一個夥計，一個助手。想請夥計而沒有東家領着頭，事情怎會辦得成？

「民以食爲天」苟非萬不得已，「吃」的標準決不能低，第一步，當然按照營養標準置備，錢不夠時第二步，揀價廉而營養價相差無幾的買。例如本來吃豬肉的改吃牛肉。牛肉也嫌貴時改吃牛雜碎（即牛腸肚）豬血豬骨頭，本來吃豆腐的改吃煮黃豆，黃豆也嫌貴時改吃蠶豆，或豆渣。第三步「自力更生」，養雞鴨種菜蔬，發豆芽，磨豆腐，喂小豬、小羊、小兔等，看環境許可程度量力舉辦，從沒辦法中找辦法。

一家收入的支配先顧吃飯，次顧穿衣，三顧教育子女和成人的進修。娛樂酬酢放在最後，房租不妨暫欠，橫豎房東都是有產階級，欠他點無礙於他的生活，行路可以用腿跑，十里二十里跑慣了，滿不算一回事，反可以借此活動活動筋骨，節約兼收鍛鍊體魄之效。醫藥之費如遇需要，卻不可吝惜，那怕負上十年還不清的債，也要花用，可是假如你平日果能注重營養，生活得法。家人害病的機會決不會多，

醫藥費很可能幾年都不動用一下。

有的人特別看重應酬，他們認爲如要在社會上吃得開，必需交際廣闊。這個也要看在那方面，普通勞作階級支出勞力，收入生活費用。交際在他們實在不生什麼物質上的意義，「寒夜客來茶當酒」，知已的朋友是決不會嗔怪的，不知已的呢，隨他去怪好啊！反正不希罕他。

子女的養育是母親的天職。也是母親的權利。別瞧哺育嬰兒辛苦，辛苦之中包得有無窮快樂。只有親餵的創作，纔可以比擬其一二。有些母親爲了身體不強，或是有工作拖累不能自己哺乳，實是一大損失。其實祗要沒有重大不治的病症，沒有不能哺乳的、與其讓粗心的奶媽餵哺，而自己祗於指導和看管。總不如爽爽快快自己負起這個責任。通常小孩子養到五歲以上纔能省心。然而衣服汚穢的洗滌換洗，褒吸飲食的注意照料仍不能鬆。我以爲小孩子多的家庭應該施行小母親制，（這是我杜撰的名詞）那就是大的照應小的。必需這樣，繁忙的主婦方不至於累死，同時這也等於給大孩子以一種家庭操作的實習，對於他們將來自己組織家庭極爲有利。孩子長到四五歲大就應該教他們自已洗臉、刷牙、穿衣服了，再大的當叫應他們幫着作家裏的雜事如掃地，抹桌，買東西之類。上了十歲不論男女都該曉得一點縫紉、洗滌、烹飪、生火、的技術。誰知道第三次戰爭什麼時候發生？我們已經吃夠了不習慣於操作的苦。還能叫下輩兒女重蹈覆轍麼？

管理老媽子用人，也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從前在四川的時候太太們幾乎沒有不頭痛老媽子的，一面頭痛着本地老媽子，一面懷念着下江老媽子。誰知回到下江，下江的老媽子竟和上江差不多，甚或不如。令人頭痛的第一點是浪費，她們能力雖差，眼孔却大，等閒不肯起平價物資，淘一次米可能淘掉半升米。洗兩件衣服便洗掉你半塊肥皂，用水更是可驚，那怕洗一個鋼窕，她會開着水龍頭嘩嘩地冲去好大桶。要在重慶的話，一天所用的水也不過這麼多。第二點是貪得重慶的老媽子偶而給她一件破衣服她便喜歡得什麼似的。此地的老媽子給她再好些的，她也不會高興，給了第一件，她要第二件。隨你待她怎樣好，她說走就走毫無留戀，却和重慶老媽子一式一樣。所以當主婦的隨時都得準備老媽子歇工，猶如準備救火一般。平時除掉監督之外，還得參加操作，庶不致臨時抓瞎。

況來此地老媽子都有幫口，縱使她本人初次上城幫傭，不曉得什麼門規，她自有她的幫傭親戚朋友傳授於她。主人家沒有牌打，沒有油揩，休想留得她久。但是你能爲了要留一個老媽子而破壞你的生活規則去打牌麼？

說起揩油更是一樁痛心之事，無論那一界財物過手都會出毛病。老媽子何能例外？買菜要賺錢，縫補穿着要賺布賺針賺線，烹調魚肉要先偷吃。總之一切都非貪污一下不過癮。像這種人多的很，廉潔的當然也有可是檢驗起來究屬稀少。而且這種揩油的毛病也和沙眼病患一樣，流行既廣，傳染也易，在去不勝去之時，做主婦的祗有多操些心加意防範。一面監督，一面訓導。這不但是替自已打算，也是替國家社會造就良好公民呀！因爲別看她是一個無知識的老媽子，她可有着選舉大總統的權呢。

最後談到主婦你自己。諸葛亮抱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去興漢，不久便因爲食少事繁而病死五丈原。他那份精神確是可佩。他那種作風却還須商討，人究竟是人，每天事必躬親而且還要做得盡善盡美。那裏有這許多精力，我在四川時有一個男同事常常在辦公室讚日本女人勤儉，他說日本女人收拾屋子連窗欞都得一天擦幾次，地板比我們的桌子還乾淨，不像中國女人要過邋遢生活，我就常頂他。我說「那麼你爲什麼不娶一個日本女人？」他說內地這種物質條件她怎能過得慣？我說「那不就結了，六月裏的四川鄉下。水都是由人爬下井，一瓢一瓢地從井底撈上來的，撈到足夠淘米洗衣已是不容易。那個還有氣力去擦窗戶檻檻？你就別在我跟前吹日本女人了。作算日本女人能夠在我們這種艱苦環境中保持她那份勢力，我也不贊成。」的確勞心勞力都得有個限度不能過分，不然病倒了可怎麼辦？一大家人口等着你去照應，你如何可以病得？

天下事照我看去全是可繁可簡，沒什麼大不了的地方，譬如做飯，八碗，八碟，兩品鍋，一拼盤，調味，配顏色，加香料忙得你鬧了朝天，還不是幾個人一吃了之。反過來若你把肉和菜兩樣切碎和米一鍋煮了，半個鐘頭不到便能果腹，其營養價值也並不會少呀。你又何必自找麻煩呢？

倒霉生爲中國主婦，家裏沒有洗衣機，吸塵器等等便利，作什麼事都得花上一大段時間人生幾何？如何禁得起浪費？若不設法簡化，你可拿什麼時間去自修？去求上進？去爲你所喜愛的事業下功夫呢？

我所以我對於插瓶花打扮房間的藝術並不注意，不是我不愛美，是爲了要留起一段空閒時間修修自己。列位以爲如何？

蘇聯婦女怎樣參加社會活動

國秀

如果撇開社會制度和政治主張不談，單從婦女所處的立場看，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蘇聯確是世界上最開明最進步的國家。因為在那裏，婦女不是痛苦呻吟沒有自由的奴隸，更不是祇知享受依附男性的寄生虫，而是真正以一個「人」的資格，生活在俄羅斯的廣大土地上，盡其應盡的義務，也享其應享的權利。她們獨立，自由，健康，愉快，不僅我們中國婦女望塵莫及，就是歐美先進國家的婦女也不免瞠乎其後。

然而這只是「十月革命」後三十年來努力奮鬥的成果，假如追溯到帝俄時代的婦女生活，那與今日的情形不啻天淵之別。我們知道，俄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直至十九世紀末葉，農奴尚未徹底解放。當時除了少數貴族和資本家們窮奢極慾養尊處優外，一般人民都陷於貧困饑餓之中；而婦女大衆的情形尤其痛苦，因為她們在辛勤勞作忍飢耐寒之餘，還要受社會的歧視和丈夫的毒打。俄國大詩人涅克拉索夫曾經這樣的描寫沙皇時代的婦女。

「唉！我們俄羅斯女性的命運啊！
世界上還有比這更難忍受的嗎？
我們沒有到青春期就衰老了，
眞是不堪想像啊！
俄羅斯女性的命運。」

我們讀了這位文豪的詩句，便可想見當時俄國女性痛苦之一般。但是為什麼俄國婦女經過短短的一個世代，俄國婦女便能扭轉命運之舵，從苦海到達彼岸，從地獄昇入天堂呢？為了解這個問題，我們便不能不研究一下蘇聯婦女的社會生活看看她們何以能夠參加社會活動，並且怎樣參加社會活動。

首先蘇聯的法律賦予婦女以社會活動的權利和保障。蘇聯史他林憲法第十章第一百二十二條：

「蘇聯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以及政治各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為實現婦女之此等權利，應保證以下各事項：勞動工資支付權，休養權，社會保險及社會教育權與男子一律平等。此外國家為保護母性與兒童，應給孕婦以保留工資之休假，普遍之產科醫院，托兒所與幼稚園。」

這一條根本大法把蘇聯婦女自由平等的社會地位和鑒於特殊生理而來的特殊權利予以廣汎而明確的規定。她們不僅在政治上有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經濟上有同等的勞動權工資權，而且在文化上有受各級教育的權利。此外，由於婦女負有生育子女撫養兒童的責任，所以更有孕期休假免費助產等規定。總之在法律上蘇聯婦女除享受更多的權利外，一切都和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

以上是憲法對於婦女權利的規定，其次我們再看舉世聞名的蘇聯勞動法對於婦女予以如何的保護。

「在那些特別繁重而有礙健康的工業及地下層工作中禁用的女工和十八歲以下的童工」。（第一百二十九條）

「孕婦和哺乳的母親不准做長時間的工作和夜工」。（第一百三十一條）

「在普通休息時間外，另外必須規定乳母哺乳嬰兒的休息時間。此種休息時間的實在次數可由工廠自行決定，但至少每隔三小時半須有一次，每次至少半小時，而且此種休息時間不得在工作時間內扣除。」（第一百三十四條）

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在分娩前後各八週間免除一切勞動，領取全部工資，如果她們是精神勞動者，在分娩前後各休息六週間」。（第一百三十二條）

自懷孕的第五個月起，非得孕婦之同意，不准派遣她們作經

常移動的工作」。（第一百三十三條）

「婦女在妊娠期及產期的休假期內，不得解僱，在休假之後，須仍予以原有之職位」。（第九十二條）

我們從這些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出蘇聯對於婦女的保護是何等周詳而嚴密，對於婦女從事社會活動是如何鼓勵與輔助。

法律固然可以賦予婦女以社會活動的權利，但卻不能使之獲得社會活動的能力；而一種權利如果享有者沒有能力加以運用的時候，縱使條文定得再美麗再動聽，也不過是一紙空頭支票而已。譬如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對於婦女社會活動何嘗沒有保護獎勵的規定，但是因爲社會，家庭，經濟等之原因，婦女受不到充分的教育和訓練，得不到必要的智識與技能，怎能參加社會工作呢？因此蘇聯自建國以來，對於婦女教育的推廣與普及不遺餘力，期使婦女大衆的權利得以具體實現。

我們已經說過，蘇聯前身的帝俄原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而國民文化水準也異常低下，尤其婦女教育更不發達。除都市裏的貴婦人外，幾乎全體婦女都不識字，即在革命成功後的初期，婦女文盲仍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想在蘇聯找到一個目不識丁的婦女，已經像鳳毛麟角一樣的不可多得了。

在蘇聯，一切教育機關都由國家辦理。無論小學，中學，大學或專科學校，祇要你有學習的能力和興趣，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不僅不收學費，而且國家還發給津貼，供應文具。所以蘇聯絕對沒有失學的青年或兒童，確實做到「學校爲人人而設，人人能進學校」的地步。此外一般工廠農場和機關更設有補習班，技術訓練班，爲成人進行普通的或專門的教育。所有這些學校或訓練班中，都有很多的婦女在勤奮的學習，潛心的研究，熱烈的討論，而她們的成績且往往駕於男子之上。

從幾個簡單的數字上，我們可以窺見蘇聯婦女教育發達的情形。根據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的統計，在一九二八年時，技術專門學校的女生爲七萬三千三百人，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七，至一九三五年時增爲二十七萬九千七百人，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四，百分比雖提高無多，但絕對數則增加四倍之譜。大學女生在一九二八年時對總數的比例爲百分之二十八強，實數爲七萬四千八百人，到了一九三五年比例爲百分之三十九，實數爲十七萬七千三百人，前後相較，百分比雖所增無幾，但絕對數則增加了一倍以上。這裏所舉的數字還是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的統計，最近的資料，我們雖尚未看到，然而十幾年來必有顯著的進步，是無可疑問的。

蘇聯婦女教育的發達，不僅表現在量上，而且也現表在質上。據一個外國記者調查的結果，在機械製造業裏的女工，有百分之六十六讀過普希金的「尤金，奧涅琴」，百分之五十一讀過果戈里的「死魂靈」，百分之六十三讀過高爾基的「母親」，百分之四十八讀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百分之五十五讀過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當然，這是一個特殊的而且是局部的統計，但工廠女工竟能欣賞這些文豪的名著，同時比例數如此之大，卻很可代表蘇聯婦女文化水準的提高。

法律賦予工作的權利，教育授予服務的能力，然而，這祇是婦女從事社會活動的必要條件，但尚非充分的條件。因爲生而爲婦女，便與生育，家庭，兒童發生不可分割的關係，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婦女勢必爲生育所苦惱，爲家庭所桎梏，爲兒童所羈絆，結果終日輾轉於廚灶之間，操勞於井臼之上，如何能夠參加社會活動呢？所以列寧曾說：

「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固然存在，但是婦女仍然做家庭的奴隸，家庭間瑣事的煩擾，使婦女受廚房小孩子的束縛，於是她們被壓迫得呼吸不通，愚魯到對於世事茫然」。

蘇聯的建國領袖們，深知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廣大的婦女羣衆參加是不會成功的；而要婦女參加建設，不僅應使其享有工作權利，獲得工作能力，尤其重要的是必須爲她們造成一個可能從事工作的環境。爲了這個目的，於是由國家舉辦各種婦女福利事業：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公共食堂等，以使全國婦女從家庭瑣事中解放出來

，自由而愉快的投入社會活動中去！

在蘇聯，生育對於婦女已經不是一種負擔和痛苦，因為到處都有設備完善的產科醫院，隨時給她們以細心的照料。婦女發覺妊娠以後，便可到最近的產院去登記，並按期去檢查身體，如果住地太遠或因病不能前往，產院就會派遣巡迴看護隊到家裏去診斷，生產前後都定有充分的休養期間，同時工資照付。生產時醫院不惟不收費用，國家更而發給哺乳補助金。如果多子的母親，有了六個孩子以後，復再生一個，年給津貼兩千盧布，至孩子五歲為止；有了十個孩子以後，每再生一個，年給津貼三千盧布，至孩子四歲為止。

對於共他國家的婦女，生產往往就是社會活動的終點，一方面兒童佔用了她們的全部精力，他方面社會也向他們關閉了職業之門。然而在蘇聯並不如此，婦女有了孩子以後，工作機關不但不得拒絕，而且法律特別保證她們恢復原有的職位。同時事實上，孩子對於她們的活動並無妨礙，因為隨處都有托兒所和幼稚園，可使她們照舊安心工作，絲毫沒有後顧之憂。

全世界托兒所事業的發達，蘇聯堪稱首屈一指，無論工廠，農場，機關，學校，凡有婦女參加工作的地方沒有不附設此種機構的，據官方報告，在一九三六年全蘇托兒所共收容兒童五百五十萬人以上。一般的托兒所都設有舒適的座位，浴室，飯廳，遊戲場，聘任曾經專門訓練的保姆，醫師和看護。通常是早晨由父母把孩子送去，晚上再接回家來，即所謂日間托兒所，此外更有專為夜工婦女所設的夜間托兒所。而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更有夏季托兒所流動托兒所，前者多在田野間搭起帳篷作為臨時所址，規模往往很大，可容千人以上，設備與普通托兒所同樣完善，係專為農忙期而設；後者目的在於便利哺乳嬰兒，為一種大型汽車，可隨農婦駕駛的農作機器而移動。

至於幼稚園則專收容四歲到七歲的兒童，特別注重衛生教育和智力訓練。設有小兒醫師經常檢查身體。為預防傳染疾病，進園時都更換一律的制服，每個孩子都有自已的毛巾牙刷肥皂，不許混用。課程按年齡長幼略有不同。教師也為孩子們講故事和童話，但都與實際生活有關，絕不涉及神怪，用意在啟發他們的想像力，引起他們的創造心。當然，幼稚園本是國民教育的準備階段，但對職業婦女的幫助，並不亞於托兒所。

此外，我們順便談談蘇聯社會中的家庭問題。一般論者常常認為蘇聯的制度會消滅家庭的存在。然而事實大謬不然，家庭不僅消滅，而且能夠更為愉快而幸福。因為人人有工做，有飯吃，生活不成問題，而且家庭瑣事都有社會化的服務機關代為辦理，如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等，都為主婦解除了許多的苦惱。在家庭中，夫婦的結合，完全以愛情為基礎，以孩子為紐帶，祗有和諧與快樂，而無憂患和痛苦，所以家庭對於婦女不是工作的障礙物，而是工作之後的休養所。

蘇聯婦女既有如此優越的條件，不僅法律賦予平等的權利，而且教育授以必要的技能，同時國家更為她們安排下可能工作的環境，那麼她們已經有些什麼成就呢？句換話說，她們在社會活動中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在一般職業中，任何部門都有婦女參加，而且人數年有增加。一九三六年時，婦女勞動者佔全蘇產業工人總數百分之三十四，重工業中的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九，教育機關的比例為百分之五十六，衛生事業中的比例為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八年間，蘇聯婦女勞動軍（包括體力勞動者與智力勞動者）增加了五百二十萬，在重工業中的婦女由九十三萬九千人增至二百九十八萬八千。一九三七年在集體農場中，婦女勞動者佔百分之六十七以上。

其次，在學術工作中婦女也不在落後，幾乎到處可以看見年青的女工程師，女作家，女教授，女演家，女歌手。一九三三年時，女技術人數為三十三萬五千，一九三七年則增至五十萬人。此外更有許多女發明家，如地下電線的創始人約泰立，蘇而茲和高氣層輕氣球的發明人占辛娜，都是曾經獲得「全蘇榮譽工程師」頭銜的女自然科學家。

最後，在政治地位上，婦女擔任中央政府要職和共黨高級幹部者亦復不在少數。如「婦女新論」的作者柯侖泰，列寧夫人葛羅普希斯

（下接二十五頁）

密司哈萊

Williams Forrest作

張瑩譯

（原名All Women are Vulnerable）

是一個秋涼的下午，密司哈萊正和一個年青人在傭備介紹所的木櫈上幷坐着。青年人一面吸烟，一面詢問她過去對於管家，烹飪的經驗，她不喜歡他那種矜驕的態度和流利的談吐，而一直用粗率的聲音回答他的問話。如果不是他從袋裏取出那兩張像片來，她早已拒絕到他家裏幫傭了。

「這是我的兩個孩子。」他把像片遞給她，臉上閃耀着折愉的光采。

哈萊熱心地看着像片，腦子裏迴旋着無聲的讚語：「多可愛的孩子，清潔，漂亮，聰慧而飼胖，他大概是七歲」她又抽出底下的那張來，那是一個小女孩子：「同樣是美麗的頭髮，溫柔的眼睛，臉上卻像她父親似地顯示着冷漠的表情。」

她把像片還給他。他接着說：

「他們的品行很好，我相信他們絕不會使你感到麻煩。而且我們所住的地方，即使在秋冬天，也是十分優美的。在下雪的時候，整個村莊更是那麼的美麗怡人。「我們的住屋是很有詩意的——我相信你在那裏一定不會再想念城市」。

密司哈萊安靜地聽着，同時在心裏雜亂地想着。她已經兩個月沒有幫傭了。說經濟上呢，她現在也不急於尋找僱主，她過去會積蓄了相當數量的錢，也因爲有這種依恃，使她能隨時不亢不卑地與僱主建立起堅定的互信和了解。

一方面她實在不喜歡這個青年人的冷淡，傲岸的樣子，以及一切滔滔不絕的談吐，另一方面，她不願意工作得太晚；她需要處理自己的時間，和積蓄更多的錢。在她，能有一部份時間完全自主，可算是一種隱藏的樂趣。

「我一個禮拜要有一天半的休息——星期三下午和星期天。每天工作八小時。如果因爲特別事故，多作了工作，也要另給我時間的補償。我要有爽朗的臥室和個人的洗澡間。每天我祇能從早上七時起，到晚上八時當中的八小時工作，絕不能稍微延遲，在這八小時中，工作隨便你們支配，不過我不替洗衣服。」

年青人點點頭，密司哈萊的臉上浮起了勝利的笑意。

「我的薪水」她特別加重「薪水」二字「每週三十元，每個星期六付。」

『好，哈萊小姐，』年青人站起來對她微微地一躬：「就這樣罷！」

「我星期一才有空。」她也跟着站了起來。

「你能否提早幾天來？我太太兩星期後要出去作短途旅行，家裏有許多事要做。」

「星期一才能來。」

他躊躇了一會，再說：

「就這樣罷，我用車來接你。」

兩天後，密司哈萊到了凱唐先生的家裏。一切家務都能在她手下順利地做完，她頗以能幹自傲。

顯然地，凱唐先生幷沒有他的態度所表現的那樣富裕，房子確是有詩意的，房間高而空曠，在過去可能是一所出色的鄉村宅邸，但現在已經不整潔而古舊了，熱氣常從那些爲歲月剝蝕而成的深洞裏滲透來。

凱唐，格麗雷太太美麗，弱柔，可愛得就像一片最甜美的小花瓣，依密司哈萊的看法，她就像在小型歌劇院中成名以後，又嫁給愚笨的大商人的那種女人，和凱唐先生剛好是一對。

兩個小孩，倒眞是完美無缺，柔順可愛的。她對他們有着很高的興趣和熱情。

那天，她把苦兒和寶貝（像片上的兩個孩子）帶到廚房裏，對他們說：「放學後，歡迎你們到這兒來，我會給你們麵包，果醬，食品，牛奶或者蘋果和軟糖。總之有什麼就給你們什麼。不過，我不喜歡孩子們在燒飯的時候來圍繞着我。」她小心地觀察他們。他們的臉上並無反對和頑皮的表情。他們的樣子都很優美，雙頰緋紅眼睛天真而明亮，男孩子大約六歲，女孩子約長二歲。

「至於遊戲」，她繼續說：「你們可以在你們的房裏任意的玩，我知道你們定要有點地方胡鬧的。但別的地方卻不能亂動一絲一毫，不能把玩具四處亂撒，地板上不能丟紙屑，沙發墊子尤不可亂拋。」兩個孩子沉靜地點點頭。

「你們就叫我哈萊好了。」她很久就討厭用她的第一個名字「格蘭斯」了。因為它會挑起年青的感覺，而且也太富於女性的味道。而「年青」和「女性」特有的幸福卻從沒有光臨過她。在熬過了長期的孤寂的歲月以後，她就決心摒絕它們對於她的屬性了。

清晨，她為孩子和凱唐先生預備了早餐，又做完一切清潔方面的瑣事。九點鐘時，再把放着橘子水，土司和茶的托盤送到凱唐太太的房間裏。這時，她的手雖然堅定地拿着托盤，眼裏卻閃爍着憤怒的光芒。她並不是反對凱唐太太在床上用早餐（事實上她也有過這樣一次享福的經驗——那是當她住在一個旅館裏的時候。）她所不快的是：凱唐太太在床上直躺到十二點鐘，才慢慢地起來，搽粉，洗澡，打扮得就像要去赴什麼大宴會，然後再坐下來閱讀書報，一直到孩子們放學回來。在用餐的時候，她總是輕聲淺笑，低語或輕叱，她的丈夫和孩子對她都很崇拜。而這一切奢華的粉飾在密司哈萊的心上，卻像一把鉤樣的時時使她痛苦和憤懣。

她把托盤放在桌邊，又將向陽的窗帷捲起，格麗雷坐在床上擦着眼睛。

「早安！」她溫和地微笑着說。

「早安！」密司哈萊不耐煩地回答。格麗雷把兩個枕頭豎持着上身，她的未經修飾過的臉龐和臂膀異樣的蒼白，兩個眼睛更顯得巨大而深沉，好像她正在害着熱病。

「唉」！密司哈萊想：「在沒有結婚以前，他是否知道她是經過怎樣的打扮才能見人！」

「還有事麼，」密司哈萊無精打采地問。

格麗雷搖搖頭，然後又突然地點點頭說：「呀，當你去買菜時，請把先生的衣服帶到洗衣作去——就在那個椅上」。

「好的」，

「看能否請他們在本週內洗好送來。」

「我想不可能。」

收拾了床和房間後，密司哈萊為凱唐太太和自己預備了一頓淡薄的午餐。餐後就回到自己的房裏讀書。她有一個放滿了書籍的書架。她常閱讀份量很重的小說。她曾經讀過德文本的浮士德，而她的德文完全是自修的。現在她正用聯想法自修着法文。辦法是把房裏常用的東西都加上寫着法文名字的小條，然後在房內移轉它們，把紙條取掉，輕喚那些東西的法文名字。又在法文名字旁寫上動詞，代名詞，形容詞構造簡單的句子。

自修完畢，她毫無興趣地取過凱唐先生開來的菜單。（她總覺得菜量太少，不夠營養），又輕輕地捧着送交洗衣作的衣物——因為那件襯衫和褲子都已滿佈油垢，髒得不堪了。她曾瞥看見凱唐先生雙手污黑，指甲裏滿是油垢。這使她非常的不解，因為他早上總是穿着整潔的襯衫出去，很像到機關裏去辦公，當她有一次到辦公室去看他時，他也沒是在那裏。

在她上工的第四天傍晚，她正把法文名字的條子裝到床上和上床的用具上時，有誰在門上「篤篤」的敲叩。她不耐煩的轉過頭去說：「過來」。

那是苦兒，手裏拿着一本小書。

「那是什麼，苦兒。」

「我有些算術不懂。」

「關上門進來罷」，他說：「為什麼不請爸爸教你？」

「他出走了，他差不多每天七點半鐘都要出去的。」

「我知道。」她喃喃地說：「你媽媽不懂算術麼？」

「爸爸出去後，她就睡覺了。」

哈萊憤恨地咬咬牙。

「好！」她無力地對孩子說：「我幫你忙好了。」

於是她們在桌子邊並坐下來，密司哈萊很快地就使苦兒明瞭了那些算學上的難題了。但，漸漸地密司哈萊突然發覺自己緊倚着孩子，而且傾全心力地注意那張美麗的小臉。當苦兒把一雙明亮的眼睛對着她說：「哈萊，謝謝你。」時，她的心跳了。

哈萊不希望苦兒馬上離開。她想：「如果我給她一塊糖，和她多談一會兒，對於我究竟沒有損失。」她很愛孩子。能夠分享孩子的天眞和可愛，實在是一種幸福的誘惑。

她站起來從食品櫥的第一個抽屜裏拿出一盒糖果，把金黃色的盒子，在苦兒睜大的眼前擺動。苦兒的小手就像一隻白蝴蝶似地來撲那果盒。

「你眞好！你也有一個小女孩子嗎？」苦兒天眞地看着哈萊說，由於那些糖果，她們已經變得非常親密了。

一種莫名的涼意蕩地通過了她的心靈，她無力地回答：「沒有。」

「你也像格麗，格麗樣的有一個丈夫嗎」——孩子們都稱格麗嘗爲「格麗，格麗。」

哈萊搖搖頭，兩頰在孩子的凝視下，感到一陣陣的發燒。

『你喜歡結婚和有一個小女孩嗎？』

「噢，我喜歡小女孩子。」

『巴捷和格麗，格麗說，他們要沒有我們就不能生活。』苦兒一板正經地看着她說：『我們是一家人，是嗎？』

「對的…………」她咽下嘴裏的糖，站起來對苦兒指着糖盒說：「你再拿一塊，並爲羅貝帶一塊去。」

苦兒走後，密司哈萊關上門，回到桌邊坐下來，兩手捧着下頷，眼睛半閉着。她努力想使自己平靜以繼續讀書，但卻不能夠。她的腦子裏充滿着過去的一切。

在她的回憶裏并沒有美麗，幸福，可使她久久回味的事情，有的祇是無聊的孤獨和寂寞。她生命中最精采的一段，要算三十餘年前，她母親在世的時候了，但究竟如何精采，她也想不出來。

她的母親是一個勤儉樸實的人，她長年幫傭人家，有時（但這種情形很少）可以商得東家的同意把她的小女兒——哈萊帶在一起住，但大多數的日子，是她和那個孤僂的姑母同住，她在姑母家，做着她母親所做的一切工作，祇不過沒有薪津而已。

在過去，她常夢想到一個溫暖的家庭，在那裏，可以任意的工作。因爲它是她的，是她因結婚而有的家庭，但對她自己的容貌，她從未加以想像，她祇覺得自己比其他任何的女人，適於結婚和生育。然而，命運之神卻沒有給她那種機會，沒有一個男子曾經欣賞過她的智慧，或者以她積壓着的熱情溫暖他自己。

現在，當苦兒所予她的感覺，重新挑動她的心弦時，一種孤獨的涼意又通過了她的全身了，密司哈萊對這種感覺非常熟悉，并稱之爲「哈萊內心的哀泣」。

最後，密司哈萊大聲地對她自己說：『我希望我能夠像一條老牛樣的平靜。』同時用兩臂抱着頭，經過了一些時候，也就變得平靜。

還不到兩星期，密司哈萊簡直氣憤得想造反了。凱唐先生開來的菜單實在菜量太少。那天，當她在廚房裏預備晚餐時，她想着凱唐夫婦的一切而作了一個決定。

「格麗，格麗，每天要許那麼多時間，裝飾打扮得就像一個皇后，唯一的本事祇是對孩子講故事和使他們發笑，而巴捷雙手汚黑，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密司哈萊痛苦的用鼻音自語着：『他們這兩個，根本不値得關心他們營養夠不夠，然而，既然他們每週有三十塊錢來僱用我，既然格麗，格麗成天都閒着，又有錢去旅行；既然巴捷每天

晚上都出去，他們不能好好的養育孩子麼？」

密司哈來一邊洗滌着碗碟，一邊煩燥地自語，餐室裏可聽到廚房裏傳出的杯盤相碰，或重物落地的聲音，因爲餐室和廚房是相連的。

凱唐先生向哈來奇怪地一瞥後，又轉向他的妻兒。他做着各樣各式的小丑的臉形，表情的逼眞，即使哈來看了，也不禁嗤嗤喝采。格麗，格麗和兩個孩子看得笑作一團。

「你眞是一個滑稽大家。」格麗，格麗笑着對凱唐說：「簡直就像以作小丑爲業的。」

凱唐先生把兩個指頭放在唇上做了一個警覺的表示，又向哈來指指，孩子們對哈來懷疑地大笑起來，其時密司哈來正走去收叉盤。

當她在廚房裏洗着那些叉盤時，仍可聽出他們瑪嗤的笑聲。等他們的把戲收場回到起居室後，她又才到餐室裏收拾。在那裏，她可以曲折地看到起居室裏的情形。巴捷坐在沙發上，溫柔地循視着格麗。格麗，格麗坐在地板上，手倚在巴捷的腿上，兩條美麗的腿微曲着。孩子們幷坐在他們面前。她雖然看不見孩子們的臉，但他們的背對她仍有很大的吸引力。格麗，格麗的容貌眞是可愛得令人銷魂的，雙頰緋紅，兩眼閃爍着笑意。她正以柔和，抑鬱的聲音對孩子們講着故事。她的聲音就在他們的周圍移動，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圈，把他們的心靈都拉進那個圈子裏。

「星星正在跳舞，」她正在說：「風呢，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傾訴，於是湯姆靜靜地聽着，然後拉起梵啞玲來，使它把他所聽到的一切說出。」

密司哈來回到廚房裏，把手浸在洗滌盆裏默想着：明天她就要向凱唐先生開談判了。但剛才在餐廳裏所聽到的，格麗，格麗的悲涼，幽靜，像夢似的聲音仍在她耳邊迴旋着，當時的情景也在那聲音裏重現了。於是她深深地嘆息了。

第二天早上，當凱唐先生到廚房裏來時，密司哈來對他說：「你如果不在家，我有點抱怨的事情要說。」

「抱怨？」他做出不信的樣子。

「我們所吃的東西似乎不夠—絕對的不夠。」

「哈來小姐！」他似乎正在研究她的話，兩眼看着她：「我們覺得已經夠了，你聽見誰抱怨過麼？」

「我就在抱怨。」

「我認爲已經夠了。」

她自從有生以來，沒有這樣暴怒地想去打人的耳括子。昨夜起居室裏的情形，眞像是一個大大諷刺。用甜美的故事和歡笑來「餵養」孩子，當然是對的，但他們的小身子也需要營養呀。

在過去，她若果覺得對東家不滿意，就立刻離開，絕不嘀嘀怨尤，然而苦兒那雙天眞，坦白的大眼睛竟使她打破了一向的慣例。

「我想是不夠的」，她堅定地說：「必須改變，否則我一定要離開。」

「你能力很強，我們希望你別走，尤其是這個時候。」

「哼！機器也需要燃料呀！」

「如果你覺得不夠，那就加你一個人的好了。」

密司哈來眯眯眼，凱唐先生却毫無表情。

「但是，」她說：「孩子們呢？」

他緊咬住他的下唇：「他們是我自己的孩子。」說完就轉身走了。

密司哈來努力不息自己的怒氣，開始預備凱唐太太的點心盤。

當她走進凱唐太太的臥室時，凱唐太太剛起坐在床上。

「早安，密司哈來」，她愉快地對她揮揮手：「你可以有一段時間不必爲這頓點心麻煩了。」

「你要去多久？」

我想不會太久。她抬起她的笑眼：「我們很不放心孩子—你知道我們四個人是很親切的，不過，我昨天對他們作了一翻宣傳功夫，他們已經願意留在家裏，而且高興我出去了。」

「那很了。」

「你會待他們很好的，哈來？」

密司哈萊怨懟地抬着頭，想說幾句適當的話，但卻未說甚麼隨便搭點點頭。

凱唐太太微笑着用她的涼手撫着哈萊的臂說：「其實我不必問你，你一向待他們很好。」

這天早上，家裏不靜的氣氛來地擾亂了。密司哈萊幫着凱唐先生設法使苦兒安靜，苦兒卻偎拉着哈萊的手叫：「讓我去幫忙媽媽。「

「她已經預備好，馬上就可以下來了。」凱唐先生說。

停了一會，苦兒轉臉對哈萊說：「你可以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照顧一些時候了，你高興麼？」

「是的。」哈萊緊握着她的小手。

確然凱唐太太的宣傳工作做得很成功，孩子們都熱切地希望媽媽出去旅行。祇消回憶起她那柔爽的聲音，哈萊也就知道它是如何地成功了。

車子已開到門外，格麗，格麗從樓上下來，孩子一齊向她奔去，她緊緊地按着她們。

門開後，格麗，格麗和他們親吻道別。這時孩子們竟都失去了他們的熱心，霍貝開始大哭，苦兒的小嘴噘得高高的。

「親愛的，」格麗對他們說：「看我美麗，快樂麼？」

「哦，眞美！」兩個孩子齊聲回答。

她一隻手撫着一個孩子的面頰：「那麼別哭，如果你們哭，我也要哭，一哭就不美麗了。」

「………」孩子斷斷地點點頭。

汽車的喇叭又響了。凱唐先生把袋子放到車上，格麗，格麗走到車邊時向她們揮着手。

車子開走了，孩子們垂頭喪氣地跑進家，霍貝的下個幾乎垂到胸上，苦兒用指爲他抬起來，對他擠擠眼說：「別哭！」

「來，」哈萊親切地拉着孩子：「知道我們要去做什麼？………我們要去做有胡桃的軟餅了。」

凱唐先生在五點半鐘回來。孩子們一聽見聲音，立刻丟下密司哈萊向他跑去。哈萊回到廚房裏預備排骨，嘴裏不住地自語着：「一切都是假的。」

以她的經驗說，這家人算是給她煩惱最多的了。她喜歡兩個孩子，但卻按比例地憎恨他們的父母，而孩子們對父母的愛，昨夜以及今晨的情形，都對她有一種影響，一種感覺上的壓力。

晚餐時，她看出凱唐先生好像有心事似地向她瞥視了幾次。到他們吃完，她去清理桌子時，發現凱唐先生的盤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着她的名字，於是就拿了放在自已的袋裏，直到九點鐘，她自修完畢，才打開那個信封。裏面是二十塊錢和一個紙條。「親愛的哈萊，這兒是二十元，其餘的下禮拜給你，別生氣！凱。唐「別生氣，別生氣」密司哈萊把紙條撕得粉碎，她呆望着面前的二十塊錢，心跳得像擊鼓似地。一切積壓着的痛苦都像怒軍似地衝到心上來了。凱唐先生那種高超的樣子；那個好裝飾的妻子，想着都使她冒光火。

想到孩子，她平靜了一會，以後又喃喃地說：「我不能就爲孩子，他們吃得不夠，而且母親不在家，應該有一個人招呼，不過，我不能管，責任並不在我。」

她決定以後，立刻像打雷似地從三層樓上走下來，但到二樓時，她慢慢地放輕了脚步，因爲苦兒和霍貝都已睡熟。起居室的燈光很亮，凱唐先生正坐在那裏沉思。哈萊走去時，他跳了起來：

「啊，哈萊你嚇了我一跳，」

「唐先生，」她生氣得連呼吸都困難了。她伸開拳，一張鈔票子落到地上：「二十塊錢？」

「其餘的下星期六給你。」他把落下的錢拾起遞給她，她卻不去接。

「我要馬上要，你的長官祇給你一部份薪和一張紙條麼？」「我很抱歉，密司哈萊，其餘的我現在沒有。」

「我拿一張支票好了。」

「眞抱歉，我也不能給你支票。」

他直直地站在她面前，一雙黑眼睛仍很高傲，平靜。他的厚翅使

她更加震怒。

「我也很抱歉，凱唐先生，」她說：「我馬上要走，同時我向你提出離職的預告。」

他的眼光仍從她的肩上直閃出去，他的嘴唇緊閉着，過了一會才又鬆開來；深深地嘆了口氣。

「你願意坐下嗎？哈棻！」

她坐下，他停了一會也坐下來。

「我請求你留下來，」他的聲音和她平常所聽到的完全不同，低沈，溫和，絲毫沒有矜驕的味兒。「祇差沒有跪下了。」

「留下當然好，但我也要有我努力的報酬呀！」

「我一定會給你的，你能稍等幾日嗎？我——我答應格麗雷在她走後，一切做得很好的。」

密司哈棻站起又坐下去。瞪視着凱唐先生說：「你的太太出去旅行，我卻該在這裏工作——毫無報酬的？」

「我太太」他以一種低啞而變換的聲音說：「是躺在醫院裏」。他扭扯着自已的雙手「那張條子我經過了很大的困難才寫好的，我寫了許多次都覺得不對。」

密司哈棻好一會說不出話來，她熱視着他的面孔，它也像他的聲音似地突地轉變了。她看到他眼下的暈圈，憂鬱而憔悴的面頰。他的樣子顯得煩燥地疲倦。哈棻漸漸地清楚了。她努力想着一切有關的事實，但卻像在回憶一樁久遠的事情樣的，似乎知道，又不能完全裝滿腦裏。她低下頭看他的手；他污垢的指甲和那些不易洗掉的油膩。她又想起了格麗雷的蒼白和她長時間的靜默。

「我對你不公平。」他說：「不過，我一定能夠給你的。」

「我明白。」她說得很輕，就像沒有說似的，接着，又在心裏對自已說：「這不關你的事。」但這種警惕并沒有約束住她自已。

「我是很生氣，但如果我明白一切，也就不會了。」她說。他抬起他的頭。

「她的病要開刀嗎？」

「是的。」

「那是很嚴重的。」她默想着。她對他也有了對苦兒的同樣感覺了。他是這樣的年輕，疲倦和憂心，她坐近他溫和地說：「凱唐先生，你如果讓別人為你分擔一些痛苦，你也許會好些。」

「格麗雷在家的時候，很容易把一切瞞住，她很能使人相信她一定要去動手術。唉！密司哈棻，你不知道她是多麼的勇敢。她所作的一切騙做，裝笑的樣子，是為了孩子們和我，而不是為她自已。」

「我明白。」

「手術在明天十點鐘施行。」他看着錶說：「這是第三次也是最後的一次了。」如果沒有什麼危險，我們也可以告訴孩子，但很難說……今晚我真太疲倦了。密司哈棻，但我知道我絕不能睡的，……關於你的錢我很抱歉，我的抱歉，是你所不能想像的。」

她已經忘了錢的問題，現在感到錢仍握在她手裏，她覺得它們非常的醜惡，卑賤。

「那沒有什麼。」她說「以前是我不知道。」她完全瞭解了一切。他手上的油垢。貧乏的食物和古舊的住屋。為了他們所愛的孩子，才儘量地裝得快樂、華美和驕傲。

「我明白一切。」又小心地「你夜間在那裏工作？」

他的頭很快地轉向他說：「在一個修理店裏，我需要多賺錢，密司哈棻，我們的錢是很費的。」他眨眨眼「你以為我們不希望孩子們吃好的麼？我已經儘可能地省下一切可省的了，但我們必須僱用你——因為許多家事，我不會做，格麗雷必須有很好的東西吃。」

他的憂抑得厲害的陰鬱，哈棻走到他旁邊坐下，拉着他的手說：

「我真抱歉我做了一場糊塗事，以後我決不會了。凱唐先生，我將做你所需的幫助你，我能夠而且也願意。」

他一楞，把手拉開，哈棻卻激動萬分。她知道她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幫助過任何人，但現在她要開始了。於是她告訴他：

「凱唐，我要幫助你，而這在我這方面可說是自私的，因為我從沒有占有過別人或使用過自已的感情，而現在，我可以藉我的幫助，

（下接第十三頁）

（上接第十八頁）

妹，列甯之妹烏利亞諾妹等均爲共黨中央委員。而柯侖泰會任人民委員長，哥爾普希斯妹爲國民教育的主持人，烏利亞諾妹爲統制委員會的常委。此外全蘇各地，女陪審員佔總數百分之三十，充任市蘇維埃議員的婦女有三萬六千二百人，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五，充任村蘇維埃議員者有三十九萬九千，佔總數百分之二十。當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大會的時候，婦女代表祗有四十九名，到第八次大會時已增至四百一十九名，可見婦女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

蘇聯婦女之所以有如此偉大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這一方面固然由於社會制度的輔導和援助，但另方面也是她們刻苦耐勞艱辛奮鬥的成果。我們知道，在俄國大革命時期，千百萬勞動婦女參加革命行列，走在羣衆的前面，高呼「自由和麵包」，冒着禁衛軍的刀鋒，衝進沙皇的宮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內戰時期，她們忍受着飢寒和貧困，幫助紅軍和反動勢力作戰，或直接參加戰爭。在過去兩個五年計劃期內，無論是工廠，農場，商店或運輸機關都有大羣婦女從事建設工作，許多人已經成了著名的勞動女英雄。而此次大戰中，蘇聯會遭納粹德國的猛烈進攻，而蘇聯婦女也有驚人的表現，她們不僅在後方比平時加倍的生產，而且參與正規軍和游擊隊對敵人進行生死的搏鬥，無數人獲得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現在戰爭已成過去，和平又復降臨，於是她們放下保衛祖國的武器，走回生產建設的崗位，繼續爲復興大業而努力，這三十年來流血流汗的紀錄，便是爭取自由解放的代價。我們必須記住，未經耕耘的土地，生長不了肥美的穀粒，不加滋溉的樹木，不會結出碩大的果實，一切歷史都是人類創造的，一切道路都是人類開闢的，蘇聯婦女社會活動的成就實在值得我們研究探討和學習。

八年紀（續）

陸勉餘

第五章 平安的一年

房裏愛卿在哭，房外那少爺在罵，緊事的那個小寶卻安坐在他媽媽膝上咬手指玩，一個勁兒瞪着大眼往房裏看，也許他還在惦記着愛卿床上那隻會滴答的金錶吧！

紹華見這情景，甚是尷尬。趁紹着舉步悄悄溜出房門，偷眼望一下那少爺恰正和她打個照面，目光相對。

「不坐一歇了麼？」那少爺對紹華點了一下頭，態度變得很溫和，用手指着房裏，「你看她一點事情也不會作，一天岩呀岩的吃現成，眞是惹鄰居笑話。」

「那裏？不啊！」紹華帮帮地答了半天，搪塞出兩句她認爲得體的客氣話。向那少爺拋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笑，急忙跑了，連洋蠟油也忘了帶走。

跑回樓上，怕夏英埋怨，沒敢講什麼。剛了又剛，最後忍不住，還是把這段事告訴了夏英，但夏英卻沒有責備她。

「我曉得！你二哥講過的，那家有個小老婆，是透過到漢口的時候討的妓女，你說的那個姑娘，恐怕就是她。」夏英閑閑地說。

「對了！對了！一定是。那個罵她的女人恐怕就是大老婆。」紹華跳起說，「好兇啊！那個大老婆。」她下了一句批評。

「不過堂子裏確也沒有好人，」夏英似乎同情那個大老婆。

這一夜紹華作了幾個夢，都夢見愛卿，「堂子裏的……沒有好人」她在夢中想。

醒來時，裏間屋裏的人已經在梳洗了，夏英擦了把臉，嗽幾下口。跟着哥哥下樓吃早餐。一邊吃，一邊又想起了愛卿，不住拿眼瞄去播堂屋的那一角。只見兩扇對開的舊式木門，關得緊緊的和往常一樣，心想現在愛卿也許還沒有起來吧！一會兒吃過粥，從樓下來又不禁轉過那邊，在房門前打了兩個轉身。

「小妹！」「回去！」夏英喊了她一聲。

她很伏貼，有點茫然地瞅着她。

「唔！不是好人理她作甚。」紹華口對心說。就這麼想起了又放下的過了幾天之後，剛有點淡下去時，偏又遇見了她，她一見紹華立刻把頭低了，佯作不見，紹華也不去理她「不是好人」紹華心裏想。

可是作怪得很，明知她不是好人，偏又愛看她那圓臉蛋兒，不禁不由的瞟了她幾眼。

到晚上，愛卿忽然來樓上訪她，她見紹華已睡便往床邊一坐，紹華慌忙披衣坐起，愛卿雙手扳住她的肩頭按她睡下。

「哎唷！坐起來冷呀！快睡好！」她雙頰淺笑起來粉香和香水香流散在紹華面前。

「有什麼事麼？」紹華很不安地欹在枕上半斜着身子問。

「特意來拜望妳的」

「不敢當。」

「好說！真的黃小姐我很佩服妳，我聽人說你在軍隊裏作過救國工作。你真好！又有學問，我真悄謊死了。」

「那裏有的事！」紹華扭伲起來。

「不！我曉得是真的，黃小姐不要客氣，我拜你作老師，好不好？」

「你……您……您要學什麼？」紹華吶吶地不曉得稱呼她什麼纔好，先用了一個你字，又覺得太不客氣，又改用您字。

「我每天跟你學一個鐘頭的國文好不好！」

「您已經讀到什麼年級了？」

「我……我我沒有上過學校。」這會是愛卿紅了臉。

「客氣！」紹華笑了一笑，肚裏雖是這樣說，心裏卻是已相信了，因爲她知道妓女是狠下賤的，下賤的人決不會進學校的。

「我只讀了一本三字經。是！是…」愛卿的臉紅得像熟透了的蘋果，結結巴巴地說到這裏，便說不下去。過了半晌，她纔苦笑了一聲，「橫豎黃小姐也曉得，我不瞞你。我吃了那一碗斷命飯，姆媽是不許我讀書的。是我零零碎碎向熟的客人討教，讀了一年纔讀完的，字我也會寫幾個……我想我要是能夠看得懂報，自已會寫信就好了。」

「……」紹華沉吟着，她看愛卿那副窘相，同情心油然而起，很想盡力幫助她，可是一想到她那妓女的資格同情心之外便又添了一層隔膜的心，不願意和她親近。

「我曉得黃小姐！你是看不起我的。」愛卿紅着臉喃喃地道，兩眼看着自已的鼻子尖「我們苦惱子，從小就窮，吃了那碗斷命飯就一生一世扒不上去，縱了人還是一樣給人家看不起，說到這裏大顆大顆的眼淚直滴下來，滴到紹華的灰布被頭上頃刻濕了一大片。

「啊呀！你不要傷心，沒有人看不起你」紹華一翻身握住她的手說同情心把鄙薄心驅逐淨盡了。

「我真恨。我一點本事都沒有，我要有黃小姐的本事就好了，我也到前方去救護傷兵幹，國家盡點義務。」她掏出一塊噴香的絲手帕擦着眼睛。

「……」紹華眼睜睜地望着她，感覺無話可說「我每天晚上來討教好麼？」」

「你有空麼？」

「有空的，我們史先生總要十一二點鐘纔回家呢。」

「好的」紹華不加思索答應了。第二天愛卿果然拿着一本書來上學，紹華接過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本日用雜字，分門別類的印着些日用品的圖樣和名字。

「讀這個麼？」誰出的主意？」

「呃！是書販子薦我的，他說這本書實惠，太太奶奶讀頂合式了。」

「啊」紹華瞟了愛卿一眼，見她年青，飽滿和自已差不多大的歲數，卻要讀太太奶奶讀着合式的書，心裏很是不贊成，轉念一想她原不是姑娘，便不再開口說什麼，翻開書指着那些名詞，一個字一個字的教。愛卿偏着頭十分注意地學着。

愛卿的記性很好，差不多的字幾乎一學就會。又很勤學，只是性情放蕩得一點，喜歡起來便抱着紹華親臉吻認。毫無顧忌被夏英看見大不謂然。背地裏勸紹華和她疏遠，紹華也不喜歡愛卿那種行爲，心裏看不起她，但是又喜歡她熱鬧，不願和她疏遠。

「我勸勸她，讓她改改好吧？」紹華答。

「不成的。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她都那麼長大了。你就能勸得好了麼？」

「……」紹華不作聲。

「小妹她究竟不是正經人，你和她太要好了。人家會連你都看不起的。」

「我又沒有和她要好！是她要我教她認字的呀。」紹華撅着嘴。

「你推了吧！就說你沒有功夫教，好咧，像她那種人要認什麼字咧？」

「可是我明明有功夫，怎麼辦？」

「傻子！話是這樣說的呀！」

「不行。我不說。我還是先勸她，勸不好我就乾脆不理她。」紹華固執地說。

「那又何必？好聚好散，總是做人的道理。」

「……」紹華垂頭不語，半晌纔抬起頭來很堅決的道「我今天就勸她啊？」

「……」夏英不作聲似乎默認，又似乎反對。這位柔順的女性，對丈夫對小姑一向都不肯堅持己見。

＊　＊　＊

當晚愛卿來上課時紹華舉行了一個默寫考試，兩人並肩坐在桌旁一個念一個寫，結果成績很好，十個小菜名詞只寫錯了兩個。

「很好，很好給你八十分」紹華挑起眉毛笑着。

「八十分？嘿嘿哈哈！」愛卿伸出右手摟住紹華的腰，把一個噴香的頭湊在紹華肩上緊摟大笑。

「你不要這個樣子……這樣子不規矩。」紹華一手推愛卿的頭，一手推愛卿的手。

「不規矩？誰的？」

「真的，有人批評你了。」

「那個？」

「不告訴你，……反正你不要做那個樣子就對。」紹華站起身，立到桌子角旁邊。

「唔」愛卿翻身坐正了身子，呆呆地發楞，臉上飛起了兩朵紅雲。

紹華直悶悶地瞅望着那兩朵紅雲，心裏一陣陣覺得過意不去，可是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

「我再教你幾個字吧！」紹華終於設法打破僵局。

「好的。」愛卿沒精打采地應着。

這一晚紹華教得十分起勁。帶教，帶說笑話，處處存心逗愛卿笑。

「菠菜」紹華指着書上的字教。

「菠菜」愛卿學着讀。

「菠菜又叫紅嘴綠鸚哥你曉得不曉得？」

「不曉得！」

「告訴你，從前有個皇帝出宮私訪，走到一個鄉下人家，餓了要吃飯，那家的女人，就燒了一樣菠菜給他下飯。皇帝覺得好吃。問她是什麼菜，她就騙他說是紅嘴綠鸚哥。皇帝信以為真，回到皇宮下了一道聖旨，叫御厨房燒紅嘴綠鸚哥，御厨子就真的殺了一隻紅嘴綠鸚哥。端上去給皇帝吃。……」

「後來呢。」愛卿聽得入神，便忘了不高興。

「後來殺了許多厨子還是燒得不對。」紹華望着愛卿笑。

「後來呢」。

後來還是找了那個鄉下女人來纔燒出一碗菠菜的。從此以後御厨房裏的厨子都叫菠菜作紅嘴綠鸚哥。」

「啊呀！真笨。……但是為什麼要叫菠菜作紅嘴綠鸚哥呢。」

「因為菠菜的根是紅的，葉子是綠的，所以……」

「菠菜的根是紅的？」愛卿搶着問。

「是呀！你還都不曉得麼。」

「不曉得，我我……五歲就到上海的」愛卿忸怩了。

「你的家本來住在那裏？」

「洞庭山！蘇州鄉下。」

「為什麼後來不住了呢。」

「我全告訴你吧！我五歲的時候，我姆媽就到上海去做工，放心不下我，把我也帶了去，後來過了幾年紗廠關了門，姆媽沒飯吃，就到堂子裏去混，弄得我也進了堂子，所以鄉下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曉得，其實我父親還是種田的呢。」

「現在你父親呢？」

「老早死咧，不然姆媽也不會到堂子裏去

所。……我姆媽現在也不曉得那裏去了。」愛卿凝神在想。

「怎麼的？」

「告訴你，上海開一打仗我們就逃到漢口去做生意，漢口房子貴，生意難做，姆媽說世界太亂了，走碼頭不是容易，趁我年紀還是尋個正經人嫁了吧！恰好，我們東家先生有意思討我，姆媽就向他要了一筆錢，回上海去，一直到如今，還沒有信息。……也不曉得她到上海沒有。」愛卿說完長嘆了一聲。

「我想總到上海了吧？也許她不知道你的通信地址，所以……」

「我每搬一個地方總寫信通知她的，她要是在上海不會不收到的。」愛卿又不待紹華說完便搶着告訴。

「上海有你的親戚嗎？」

「有的啊！不是親戚，是我姆媽的一個結拜姊姊，原先也是寧子裏的，後來嫁了人在上海住家。我的信都是由她轉，不會錯的。」

「不會錯？那我想回信總快要來咧。」

「黃小姐！你看我什麼時候能夠自己寫信？啊啊唷！我真急得來！」

「你學得很快的，」我再寫上幾個新字。紹華很像個先生。

「今天真學着不少的菜名子」愛卿在上完課預備走時笑着將她現在心情很愉快。

「這些菜不曉得四川都有不有？」紹華也很高興。

「我們明天到小菜場看看去。」

「好的，好的，我還沒有到過小菜場呢。」

「我曉得小菜場在那裏。明天一早我來和你一同去。」

「好好！」

第二天，天剛亮：愛卿便蓬着頭，跑來找紹華上菜場。

「這麼早？」

「晚了好菜會給人買去的，快去！」愛卿不知不覺的又把手搭在紹華肩上。忽然一驚，記起昨夜紹華斥責她的話，連忙縮手不迭。但是紹華一心只想到菜場。絲毫不留意別人的行動，她不但不覺得愛卿不規矩，反而笑吟吟地挽着愛卿的手，一同下樓一同上街。

（未完）

鞋的故事

包鳳儀

「滴得，滴得，……潮友，親愛的潮友，天亮了，快起來了。」掛在壁上的時鐘這樣的說着。

這時躺在床底下的一雙舊皮鞋，是爸爸丟棄了的，嫌氣它樣子怪難看，長久沒有穿它了，放在墨黑的床底下，灰塵堆滿了週身，連氣都喘不過來，它很難過。想到以前穿在主人的腳上時，天天可以到田野去看自然界的一切景物，又可以到暖噴噴的馬路上去看熱鬧……那時的情境，是多麼的有趣和快活；如今呢，主人不能愛它了，把它丟在冷寂的角落裏吃灰塵，它想到這裏，感覺得很悲傷，不禁滴下熱熱的淚珠來。今天早晨輕輕地聽見時鐘催小主人起床的叫聲，它快活起來了，它想：「若是我把以前遊歷的經驗告訴小主人，一定會要我帶領他到各處去玩耍，那末我趁此機會到外邊去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這樣不是很好的嗎？」於是舊皮鞋伸一伸腰抖一抖灰塵，拖着呆重的身子，搭搭搭地走到床跟前，伸長了脖子輕輕地撲着小主人的臉蛋兒，親切地伏在小主人的耳邊說：「早晨的陽光，照着你的心身，使你多麼的溫暖，百靈鳥唱着婉轉的歌兒，使你多麼的愉快，小主人，這樣好的天氣，我引導你到好玩的地方去玩耍，以前的時候，我跟着你的父親到過花花綠綠的商場——更好玩的是馬戲園，那裏有大象噴水，小仙人盪秋千，馬兒跳舞，滑稽的雙簧……好玩的把戲多極了，說不完，你願意去看嗎？這些地方我很熟悉，我可以和你一同去，看個痛快。」小主人聽了這一席話，快活得跳躍起來了，連忙伸了兩隻

小腳在舊皮鞋裏。

溺兒搖搖擺擺的走到街上，感覺得有些奇怪，過路人的眼睛怪異地瞧着他的脚，並且幽默地抿着嘴笑，好像要對他說什麼話似的，但是一溜烟的就過去了，不過隱約地聽到一些說話，可是聽不清楚到底說些什麼；一班天真的小朋友却掩飾不住虛偽，就露出天真的歡笑，並且放聲地大叫：「滑啊！大家快來看一個小孩子穿了一雙醜陋的破皮鞋，紳士模樣的神氣，多麼好滑。」一會兒，聚集了許多頑皮的孩子，跟隨着他的後面，不停地拍手大笑，亂一陣熱鬧，引起小鳥兒的好奇，小麻雀在屋簷下，凝神地滑了一下，「嗤」的笑，就飛掠過去，到野外去找食物了，黑心腸的烏鴉，張開大嘴惡心的叫着：「怪！怪！」溺兒快活的心田，聽了這種難堪的叫聲，憤慨起來了，不斷傾的對舊皮鞋說：我們懷了滿腔的愉快，跑到街上，那裏知道會碰到這些惡鬼，說些使人不願意聽的話，我心裏難過極了，不想再向前走去了，還是回去罷，免得他們說閒話。

「不要理睬好了，他們說的廢話，如耳邊風似的讓它掠過去，我們既定意志做我們的事好了，千萬不要聽了他們的幾句話，就拋棄了我們的計劃，你耐心些，再走不了多少路就可到馬戲團。」舊皮鞋這番話鼓勵了溺兒的勇氣，它更起勁地開大步走去。

「我忍受不了，我的心幾乎要炸了，你願意我的心兒炸出鮮紅的鮮血嗎？」溺兒皺着眉，哭喪着臉的說。

「別鬧孩子脾氣了，你知道，那些大壁疾呼的說話，我們統統都聽到了，曉得他們批評的事，最討厭的是那些虛偽的人們，一笑的鬼過去，誰曉得他們的心底下存了什麼毒計，這倒是最可怕的，需要提防它，你知道嗎？」

說到這裏，遠遠地聽到樂隊的聲音，溺兒的心兒換了春神的花蕊似的，這時愉快的歡聲，使他忘了一切的煩惱，他雀躍到馬戲團的門口，再走進戲場，人羣擠得不得了，再也找不到一個空位子，讓他坐着舒舒服服地看個痛快，他着急了，慌忙的轉着頭去找個坐位。這時舊皮鞋看見樂隊那邊還可以站一個人，雖然沒有坐，站着看也不差，或許還可以看清楚些，溺兒快快地跑過去。的確很好，每次樂隊奏起來，最先看到所表現的節目，兩個滑稽的小丑，使人捧腹大笑，一個黑臉眼的中年人，手上拿着鞭子，指揮着馬兒跳舞，馬兒馴服的跟着那鞭兒這樣轉，那樣轉，老虎關在鐵籠內，一看見人羣就怒吼起來，使人心驚肉跳，仁慈的大象，慢慢地走出來，長鼻子左右的擺動着，大家都注意它的長鼻子，一會兒伸高了，噴出水，空中飄了霧似的，而且落下毛毛的細雨，場中懸着繩網，放下秋千架子，一個美麗的小女郎，穿了玫瑰花的襯衣，飄飄然的盪來盪去，場中鴉雀無聲，都凝神的看表演，溺兒看得出神了，他想到學校裏盪秋千也這樣子的，他盪得很好，許多小朋友都沒有他盪得穩，而且還盪得很高，他追想到盪秋千的本領，不期然的伸開脚步，跑到繩網上，更跳上秋千架，盪來盪去，表演得很好，場上的人都鼓掌喝彩。那裏知道，舊皮鞋聽見喝彩的聲音，得意忘形，竟發昏了，鬆了勁，脫離了溺兒的脚後跟，溺兒盪得起勁，也沒有注意到這些事，當他正要盪到對方去的時候，舊皮鞋夠住了架子，溺兒從半空中跌下，挾痛的落在繩網上，「哇」的一聲，驚訝的叫着，「媽媽我跌下來。」這時在廚房裏做早點的母親，急忙奔跑到房裏來拍拍小兒的胸膛，安慰地說：「寶寶，你好好躺在床上，那裏跌下來了，媽媽抱你，別怕。」母親抱着溺兒，他睜開惺忪的眼睛，微笑的說：「媽媽，我在甜蜜的夢中，穿了爸爸的舊皮鞋，到馬戲團去遊玩，眞有趣。」

本刊歡迎投稿！

傳播新聞（獨幕劇）

格桂啦夫人原著
蒲耀瓊譯

（本刊二卷七八期曾載有李曼瑰女士所著「格格蘭夫人與哀爾蘭劇運」一文介紹桂夫人的戲劇從頭甚詳。這齣獨幕劇是夫人傑作之一，特請蒲女士譯出，以餉讀者——編者註。）

登場人物

佛龍先生
佛婁瑪麗
昕帶士
歐來
凱賽
瑙恩
達柏太太
杜魔太太
警察莫篤
一個時常調任的縣長

舞台佈景

一個市集的外圍，達柏太太坐在她的蘋果攤前。縣長與警察上場。

縣長　這就是綠市。到處都是牛羊畜牲和爛泥。一些系統也沒有。好難看的一幅景象呵！

警察　確是如此，的確是的。

縣長　我想這個地一定有不少的騷擾吧？

警察　有的。

縣長　看痛的打架。

警察　是很夠看痛的。

縣長　還有田地的糾紛，是不是？

警察　確是如此

縣長　耕地主的貨？殘害牲口？打家刼舍？

警察　從前有過，將來也許還會有。

縣長　這是很壞的。還有比這更壞的事嗎？

警察　還有夠更壞的，的確是的。

縣長　那末是謀殺！這個地方是糟蹋得不堪了。我一定要改良一切。當我在安達曼島時，我的制度從來未失敗過。是的，是的，我一定要改良一切。那個女人的攤頭都有些什麼？

警察　差不多都是蘋果——和糖。

縣長　看看那下邊有沒有未領執照的貨物——譬如酒一類的東西。在安達曼島時，我們有透露給我的。

警察　（很仔細地嗅聞，並將一堆蘋果推倒。）我沒有看見酒——或糖。

縣長　（向達柏太太）。你對於本鎮是否熟悉，安分的女人？

達柏太太　（拿出幾個蘋果）。一個便士牛打，大人。

警察（大聲）　這位先生問你是不是熟悉這個鎮！他是新縣長！

達柏太太（站起并鞠躬）　我熟不熟悉這個鎮？我熟悉的，說實話。

縣長（大聲）。　本地主要事業是什麼？

達柏太太　事業，是嗎？這裏的人除了管別人的閑事外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縣長　我意思是說他們有些什麼職業？

達柏太太　沒有一行職業。除了說實情就沒有職業。

縣長　我在這裏是什麼都學不到的了。（瑙恩入場，口啣煙斗。看見縣長後他很快地抽身出去，並將煙斗自口中取出。）

縣長　那人煙斗裏的煙氣有些發綠色；也許他家裏種得有私煙。我應該把我的案頭鏡帶到此地來。到郵政局去，我要打電報要這個東西。在安達曼島時我很得力於他。

（縣長警察自左首退場）。

達柏太太　倒霉的莫篤，拿我的蘋果東推西推。（開始整理蘋果）。總得他是屬於新縣長。

（佛龍夫婦入場。）

佛龍　我們這兒也真是一個又貧又窮的地方，簡直無法生活。不過我如果從前到了美洲去的話，大概老早就死在那兒了！

佛妻 你也許，真的。將她的籃子放在一個籃上，再自大衣下面拿出些包裹放在籃內。）

佛龍 病人死在美洲那條埋葬費就是很大一個開消。

佛妻 不要耽心，佛龍，你死時我一定好好埋葬你。

佛龍 也許你先死了葬在克魯馬拉的墳場，瑪麗佛龍，我自已也許不知道那一秒就死去，身邊一個人都沒有。我們的孩也許遊浪在外面，讓耗子在被上爬來爬去。

佛妻 不要儘說死呀牙的。你也許還要活二十年呢。

佛龍（長嘆）。我想我假如再活二十年喲，那時我一定是個很老的老頭兒了！

達柏太太 （轉過身來看見他們）。你好呀，佛龍，你好呀佛龍太太。好，佛龍，你今天是無可訴苦的吧，人人都說這是一個好市集。

佛龍（提高聲音）。那々是一個好市集，達柏太太。是一個不整齊的市集。即使我們并沒存奢望，我們所得也甚少。我的運氣時常是這樣；我要賣的東西都跌價，要買的東西都漲價。假如這個世界有什麼倒霉的事，都落到我身上來了，好像一羣烏鴉落在山字頂上一樣。

佛妻 不要儘講到窮到窮，聽斯密士從那邊來了，一邊在唱。

（裏面斯密士唱的聲音。）

我想，我的初的戀愛人呀，

我們之間係一所房子，

我想，

我會看見你在你的膝上正映我的孩子。

前面的淡，

我將以天鵝的姿態跨過，

直到我來在

紅髮之妻的身旁。

（斯密士入場；他是一個紅髮漢，手上拿一把草叉。）

達柏太太 那一定是一個好聽的歌，可惜我耳朵聽不見。

佛妻 （大聲）那是『紅髮人之妻』。

達柏太太 我是聽熟了的。這個歌還有些內容！（她背轉身去仍然整理她的蘋菓。）

佛妻 她本人在那兒呀，斯密士？

斯密士 她在家中洗衣裳；她拿衣裳晒在籬笆上，往來市集許多補鍋匠，她不敢離她的衣裳。我自已是到五畝園去割草，並不是來趕場，我今天打算將它裝在草船上。（他放下草叉，點上煙斗。）

佛龍 你今天不能拿草裝上船。因為傍晚一定有雨，我也會淋着雨。祗要我一出門，還未等我找着避身之處雨就來了。

斯密士 佛龍，即使不下雨的話，我相信你會頭上不戴帽子而頂一個漏桶，找緣因再來怨天尤人。

（場內聲音「走啊，現在，走出這個地方。我說你到是走啊。」）

斯密士 看瑞恩的小馬因為人擠得很趕到籬來喜的牛草裏去了。瑞恩，你不要急，我來幫你弄她。（他退場，忘了拿走他的草叉。）

佛妻 已是我們回家的時候。我買的東西都已經裝進籃子了。看猪兒呀，斯密士忘了拿走他的草叉！他也許要等着用。（喊）斯密士！斯密士——他已經從人堆中擠走了——佛龍，快點追去，他也許等着用他。

佛龍 我就追去。叉子留在這兒實在也不保險。（他很笨拙地將叉子舉起，籃子也被他弄翻了）現在你看！這個市集一有籃子翻，一準就是我們的！（自右首入場。）

佛妻 滾開！都是你自已不好。一天到晚說到窮，到窮的事就來了。好嗎！你看我的雞蛋杯滾得滿地都是——再看我的兩磅破了紙的糖——

達柏太太（自攤頭轉過身來）。我的天，佛龍太太，你的籃子怎麼啦？

佛妻 他自已拿籃子打翻的，真是不當心。（收拾散亂的東西。）我的漂亮糖都糟塌了，他沒有糖就不喝茶的。我還得到鋪子裏去買點，糖於他也許有好處！

•（佩褒入場）。

凱賽　佛龍太太，佛龍到什麼地方去了？在他離開市集之前，我想找他談一句話。我恐怕他這時已經回家了，他是一個急性人。

佛妻　我也希望他已經回家了！他要是從綠市一直回家，或者根本就不和我一起出來，那是於我最好的了。你是不是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從大路上走的（指節抽搐）拿着一個耙又追斯蒂士去了。（自左首出場。）

凱賽　拿着一個耙又追斯蒂士去了！從來也沒有人聽見說過這種事。（大聲）你聽見那個新聞嗎，達柏太太？

達柏太太　我什麼新聞都沒聽見。

凱賽　我猜想斯蒂士和佛龍一定有什麼爭吵，斯蒂士跑了，佛龍拿着耙又就追！

達柏太太　他現在追去了？好呀，這眞是快！前十分鐘他們兩人還在這裏，佛龍要回家，斯蒂士要到五畝閣去；我在替理警察莫惦推翻了的蘋果，等我轉身過來看時，斯蒂士不見，佛龍也不見，佛龍太太的籃子可打翻了，東西散得遍地——這裏是茶葉，那裏是兩磅糖，那裏還有雞蛋杯——唉，你看我這耳朵聾了眞苦，打架怎樣開頭的我都不曉得！等我告訴瑞恩，我看見他在下面；他是佛龍的鄰居，他要是不曉得這個新聞實在可惜！（她退場。歐來及杜麗太太入場）。

凱賽　聽，歐來！聽，杜麗太太，聽新聞斯斯蒂士和佛龍兩人不和，斯蒂士拿佛龍太太的籃子打翻，在路上佛龍拿起耙又就打，斯蒂士跑了，佛龍就在後面追。看那些斯還在路上！

歐來　你說是這樣？嗯，這到是奇事，佛龍是那樣一個安分守已的人！

杜麗太太　我一點兒也不覺得稀奇。那樣一個滿面怒氣的人是不會作好事的。這時他也許追上斯蒂士。

（瑞恩及達柏太太入場。）

瑞恩　達柏太太告訴我一樁了不得的消息！我想警察和縣長到這裏來就爲這事。我剛才看見他們在這兒我正覺得奇怪呢。

歐來　警察在追他們？那末佛龍．定已經打傷了斯蒂士啦。他們不會干涉那種只動口不動手的吵架的！

杜麗太太　他因爲什麼不打傷他？就是一個耙又打死的人也多着呢。

瑞恩　等我像向北跑，直到開來酒店，去散布這個新聞！（下場）

凱賽　我去告訴斯蒂士的堂兄，他賣完了羊還站在砂麥的棚邊的。（下場）

杜麗太太　我去告訴一些隣居，我看見他們站在西邊。

歐來　我去拿這個新聞告訴綠市東邊的人。（正要下場達伯太太拉住了他。）

達柏太太　等一等，歐來，我告訴你看見斯蒂士的老婆開着在那兒呀？

歐來　我看見的。在她自已家裏，我走過的時候，她正在籬笆上晒衣服。

達柏太太　你說她正在作什麼？

歐來（將手掙脫）。放一床被單在籬笆上。（下場）

達柏太太　放一床被單爲死人用！我的天呀？斯蒂士死了，他的老婆正預備床單包葬他！（叫喊）歐來，你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呀？耳朵聾不是一件苦事嗎？也許全世界的人死了一乍我都不曉得，也許連一個字都沒聽見！（她坐下來回想斯蒂士）啊，可憐的斯蒂士！快快樂樂高高興興去作事，青天白日就倒死在地下了！

（凱賽上場）

凱賽　什麼事呀，達伯太太？又出了什麼事？

達柏太太　啊，可憐的斯蒂士！

凱賽　佛龍已經追他上了嗎？

達柏太太　可憐的人！

凱賽　是死了，他是？

達柏太太　直挺地躺在五畝閣了！

達賽　我的天老爺！這是眞事嗎？

達柏太太　也沒有教會的儀式！

凱賽　誰告訴你的？

達柏太太　他的老婆正預備被單包他的屍首。（坐下揉眼淚）我想大家要守他的夜像守別人一樣吧？

（杜麗太太，歐來，璜恩上場。）

杜麗太太　市集裏的人到處都在談這件大事。

逵柏太太　唉！傢了死了。我也許是最後一個和他說話的人！

璜恩　我的老天爺！是死了，他是？

凱婁　確是死了，他的老婆都已經在預備守夜的東西。

歐來　唉，現在，佛龍是不是狽心狗肺的傢伙？

杜麗太太　他一定也有些緣故的。假如沒有的話他因爲什麼要弄死他呢。（大聲對逵柏太太）你曉得他們因爲什麼緣故吵起來的，逵柏太太？

逵柏太太　我一個也不曉得。我最後看見他們時，斯密士站在這裏，佛龍站在這裏，安安靜靜地佛龍講「紅髮人之妻」。

杜麗太太　你聽見沒有，凱婁？你聽見了沒有，歐來和璜恩？佛龍是今天早上站在這裏講紅髮人斯密士之妻鬧著談話！聽她說話並和她偷偷說話！原來就是她引起這個爭吵的！

歐來　她一定自她家裏跟上他的。假像是有人先惹他的。

凱婁　我一點也不曉得佛龍和斯密士的老婆不識。

杜麗太太　你怎樣曉得？這也不是在大街小巷叫的事。假設佛龍太太不曉得，假設我這住在他們隔壁的人不曉得，連斯密士本人都不曉得，你要曉得似乎是不可能吧，凱婁。

歐來　那嗎以後就叫佛龍養她，供給她，這個教區裏沒有人會可憐她的。

凱婁　他怎樣可以養她？他自己還有老婆呢。

歐來　你絕不會想他會變成那麼熱心救濟而在新教會堂和她結婚吧？

璜恩　假設他拿她帶到美國去，他要和她結婚一定容易些。

歐來　帶着或沒有帶着鬧著，我打賭他這會兒正在向美國逃。我走出郵政局時看見新縣長和警察局的莫篤進去——他們匆匆忙忙地——我保險他們是去打電報的，在幌四零的碼頭上就可擒住他！

杜麗太太　鬧著也許跟他一起跑的，並沒有預備被單或什麼守夜。可憐的東西，連自己的老婆都不管他了，他滿身是血，躺在地上也許氣還未斷呢？

（佛婁上場）

佛婁　我不曉得全鎭的人都在講什麼？你們又在講什麼？你們講我的男人佛龍嗎？你們造謠說他還去打死了斯密士嗎？我眞後悔叫他到這個地方來。

璜恩　現在請不要鬧，佛龍太太。全市集裏沒有一個人不可憐你。

佛婁　可憐我，是嗎？因爲什麼要有人可憐我？請你們可憐你們自己吧你們永遠或者直到死的那一天，都會覺得害羞，因爲你們所說的話和你們所造的謠言拿我男人的品德破壞了，將他的名譽損傷了，並逼他於死路。這就是你們作的事呀！

歐來　請放心現在，佛龍太太。警察並不如一般人想象那樣機警。他一定還可未機面逃好像林其翰那樣。

杜麗太太　假如他們捉住他，假如他們拿一條繩子捆上他的脖子，沒有一個人能說他是罪不應得的！

佛婁　這就是你說的，杜麗，這就是你想的？我告訴你，你說話太多，好像你是一個了不得的人，因爲所有有體面的人！一條繩子，是不是？你到你男人家時，你的嫁妝還用不着一綑兒捆起，你沒帶一張氈子，一個銅板，或是一套衣服，我陪嫁有七十磅錢，兩張鵝毛床。現在你到比一個有一百磅的太太還神氣點了！你們都是廢話太多。一條繩子，是不是？我告訴你們，全鎭的人都是些騙子。是些陰謀家，爲半杯威士忌酒可以將人害死。（轉身預備走）不是親眼看見的事情總不能夠相信，眞的打死斯密士！你到底上什麼地方去了，佛龍？等我替你剖白這件事。我的安份守已的小人！我的好伙伴！他是一個仁慈溫和得像一個

地裏的無知牲口！就是他過了今天這件事要向你們之中的一些人白刀子進紅刀出，他也不算作什麼惡事！就是如此也沒有什麼害處的。（啦）佛龍！佛龍！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下場）你們那一位看見過佛龍啊啊？

（大家轉身看着她）

瑞恩　要叫她相信這種事終是不容易。願上帝保佑她吧！

（佛自右首上場，拿着草叉。）

佛龍　這就是我時常對我自已說的，假如世界上有什麼倒霉的事發生，一準就落到我身上！

（大家轉過身來面對着他）

佛龍　帶着這個草叉到處走，找不着一個人拿它，也找不着一個地方存放，可是我又急於卸這個貨——是你呀，歐來？（遞過草叉），正好碰見。你你現時不像我這樣急急要離開市集，可是我要走的話那能不扔掉這個叉？請你收着它等斯諾士——

歐來　（退步）我不能它收，佛龍，我謝謝你的好意！

佛龍　（轉身向着果攤）請看這個，達柏太太，我在這裏拾起它的；讓我還將它扔在攤子下面吧。它在那兒很安全，沒有人會注意它，等斯諾士——

達柏太太　將你的叉拿出來！你想給我麻煩陷害我？放在那裏想等警察搜出來。（推他退後。）

佛龍　你這樣是太不講鄰居的交情了，達柏太太。這以前我是已經很小心的招拂它夠了，拿着它跑來跑去像一個傻瓜，什麼地方都不放心拿它擱下！我眞後悔，我撿了它。後我多管悔閒事！

瑞恩　確是，可惜你已經作了。

佛龍　你收下它吧，瑞恩？你不常是很講交情的。

瑞恩　（退後）有許多事我願替你做事，佛龍，但是我不能替你作這件事！

歐來　我告訴你，沒有一個人能幫助或鼓勵你今天所作的事。假設現在是些關於田地的事——

佛龍　假設沒有人肯收它，也許最好是交給警察局。

凱褒　他們一定歡迎之至！（大笑）

杜麗太太　那末閑蒂也要帶到警察局去了。

達柏太太　（搖擺身體）不曉得，現在誰來管可憐的斯諾士的守衣啊？

佛龍　斯諾士的守衣？

凱褒　因爲什麼他連像別人那樣有一個守衣都不能？你連這個都要剝奪他？

佛龍　紅髮斯諾士死了！誰告訴你的？

歐來　這時全鎭的人都知道了。

佛龍　他們講，他怎樣死的嗎？

瑞恩　我猜你自已不知道，佛龍；你不曉得他被人追着了用草叉一刺就死的？

佛龍　草叉一刺！

歐來　我猜你也不知道屍身是在五畝園找到的？

佛龍　五畝園！

凱褒　你也許不知道警察正在追捕作這件事的人？

佛龍　作這件事的人？

杜麗太太　你也許不知道他是因爲。他的老婆閑蒂而被害死的？

佛龍　閑蒂，他的老婆？（很快地坐下。）

杜麗太太　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佛龍？

佛龍（深十字）我帶着那個叉到這裏，在我面前聽到這個消息！我要是坐在這兒能動一動，或者能走到馬路那邊去，那是了不起！

凱褒　看哪，大家，新縣長，還有莫篤跟在他後面！我們最好趕快離開此地。

歐來　對呀。最好不要牽連在這件事裏頭。

瑞恩　雖然他是夠壞的，但我不肯告發任何人。

（大家忙着退出，只遺柏太太還坐在地攤子後面。縣長和警察上場。）

縣長　我早知此地情形很壞，但是我沒想到我來的頭一次市集就遇着一個謀殺案。

警察　我相信你沒想到，真的。

縣長　幸好我沒回家，東聽些、西聽些，引起了我的疑心。

警察　那也是會的。

縣長　你所問的人都說的一樣的話嗎？

警察　說的一樣的——或者即使不是完全一樣的，至少不比第一個人說得少些。

縣長　那個人在作什麼？他一個人坐在那裏拿着一個草叉。他那樣子就是作了壞事的。謀殺凶器是用的草叉呀！

警察（耳語）　這就是他們說犯這案子的人；佛龍自己本人！

縣長　他定是覺得不容易逃走——他想厚着臉皮將這件事對付過去。在安達曼島時有個犯人也想這樣，但他逃不過我的辦法！站開點——不要離得太遠——預備好手銬。（他走向佛龍，叉起兩手，站在佛前）喂，我的人，你知道關於約翰斯密士的事嗎？

佛龍　關於約翰斯密士！他是誰呀，現在？

察警　約克斯密士，縣長——紅髮約克斯密士！

縣長　（走近一步，拍佛肩）約克斯密士在什麼地方？

佛龍　（深嘆，慢慢地搖頭）他在什麼地方，到底？

縣長　你有什麼要說的？

佛龍　這就是他今天早晨所在的地方，站在這兒，唱着他那份歌——不是，點他的烟斗——在他的鞋底上擦洋火——

縣長　我問你這是第三次了，他在什麼地方？

佛龍　我不斷說那些。這是一件很神祕的事，並且說隨便什麼人都是不應該，不管他是遭人恨或遭人愛。

縣長　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訴我。

佛龍　所有我知道的。——好吧，境界一共有三種；一是陰間，一是陰陽交界的悔過處，一是——

縣長　廢話！這都是不相干的！一直供出來。

佛龍　你也許不十分贊成牧師的意見？這就是牧師講的道呀。你也許贊同老派人的話。他們說人的影子是到處遊蕩，鬼魂疲倦了，肉體在休息——影子！（驚起）我好像的確前十分鐘瞧見斯密士在鐵店的角那邊，我又瞧不見他了——我是瞧見他的鬼魂了嗎，你想？

縣長（對警察）　天良發現！他現在馬上就要全盤供出了！

佛龍　他的鬼魂來找我！也許是為這個叉！我拿着這個叉以致他死時沒有防身之器！

縣長（對警察）　我必須記錄下他的口供。（取出筆記本）（對佛龍）：我要警告你、你所說的都要記錄下來的

佛龍　假設我一開始就跑快一點，最後也許不會有這個可怕的事臨到我身上！也許在宣判那天他會因此反對我的——我一點也不以此為異。

縣長（錄寫）　宣判那天——

佛龍　他的鬼魂出現在我之前也未免太快——是不是以後白天常要跟着我，夜裏還要制我的衣服？——就是如此我也不奇怪，因為我是永遠是個不幸的人啊！

縣長　告訴我實話。這次犯案的動機是什麼？

佛龍　動機，是不是？

縣長　是的；動機；原因。

佛龍　我還是以不說為是。

縣長　你還是將實情告訴我吧。是為錢？

佛龍　絕不是的！可憐的斯密士，他的口袋裏除了他的兩隻手外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在裏面嗎？

縣長　有什麼關於土地的爭執嗎？

佛龍（憤憤）　絕不是的！他從未作過強佔者，也從未強佔任何人的東西！

縣長　假設你馬上說出來，與你還好些。

佛龍　我告訴你我無論如何不願宣說是因為什麼——那是我不願宣談起的事。

縣長　要隱瞞是沒有用的。最後終歸會被發現的。

佛龍　嗯，我想他會的，因為差不多每個人老早都知道了。這兒大家現在也在交頭接

耳地謗。我不說謊；那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將手放在胸上，縣長身體下屈。）不要責怪教區，這種事本教區以前從來未有過——那是爲斯密士的老婆開蒂而起的。

縣長（對警察） 帶上手銬。我們費了不少的麻煩。我早曉得假如我們方法用對他會招供的。

（警察將手銬帶上。）

佛龍 手銬，現在！好呀！我時常講，假如此地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一律是落在我身上。我帶上手銬！這確是一點也不稀奇。

（佛妻入場，其餘的人跟着她，她一邊說話一邊向後看着他們。）

佛妻 全鎭的人都在說謊話；說謊話，說謊話如同一個狗跑那樣快！居然我那可憐有體面的人！說他打死了斯密士！我的好伙伴！在這五個教區裏沒有比他再好再仁慈的人！他從來不給人一點麻煩！（轉身看見佛）哎呀，在這兒我前面是什麼？警察拉着佛龍！他帶着手銬！啊，上龍，你到底你到底作了什麼事？

佛龍 啊，瑪麗，我遇着最不幸的事了！我時常說，假如有什麼不幸的事——

佛妻 他到底作了什麼，或是我迷糊了？

縣長 這個人因謀殺案被捕。

佛妻 誰告的案？不要信他們的話！他們都是瞎兄的騙子！將我的男人還我！

縣長 你自然要站在他那邊說話，但你不能無緣無故怨你的鄰居。他是自己招認謀殺了斯密士而被捕的。

佛妻 天老爺救我！他因爲什麼要害死斯密士？

縣長 你最好知道個詳細。他作這件事是因爲他和被害人之妻有了戀愛的關係。

佛妻（坐下） 和斯密士的老婆！和開蒂！——好一個不忠實的人呀！

羣衆 絕大的羞恥，的確。他是一個不忠實的人，的確。

杜夏太太 他要帶她到美洲去，佛龍太太。

佛龍 你說什麼，瑪麗？我告訴你——

佛妻 一個字都不許講！你講的我一個字都不要聽！（掩耳）啊，他是一個最壞的流氓嗎？去你的！

佛龍 請安靜點等我說！聽我說什麼！

佛妻 和我坐在國車上一同來鎭裏，那樣安靜，那樣使人尊敬，原來在心裏是那樣壞呀！

佛龍 是你失了本性呢還是我自已失了本性？

佛妻 這就是我得的報酬，作苦工，一直作苦工——而你一直怨天尤人，長吁短嘆，加上咳嗽，抱怨，又時時在說要死要死，連牧師都因爲替你搽油而累壞了！

佛龍 你安靜一些聽我說話！

佛妻 你給了這教區這種可羞的事。一件從來未聽說過的事！

佛龍 你閉不閉上你的嘴聽我說話？

佛妻 假如爲一個漂亮女人也罷了，偏是爲一個小傢伙像開蒂這樣女人，她身不滿四尺，嘴裏不過三個牙，除非又有新的了！佛龍啊，爲了你的黑良心和壞心思，還爲了你手上未乾的那可憐紅髮斯密士的血，上帝要處罰你。

（場內斯密士唱歌聲）

海要枯。
地要泣，
他要大叫，
爲了紅髮人之妻！

佛龍 這是斯密士的聲音——我從來沒聽說鬼能唱歌的——。他一定追着我要這叉子的！——（退後。斯密士入場）你們那一位將叉子遞給他，我從此與他兩不相涉！

達柏太太 我的天！紅髮斯密士！我們要去守夜的人！

瑞恩 你是從墳墓裏出來的？

歐來 你到是活的還是死的？

凱賽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在裏頭？

杜夏太太 是不是都知道你得要死哪？

佛妻 不管你是死是活，你攔阻你的老婆開蒂

不要叫她帶我的男人到美洲去！

斯密士　我想你們都失了本性了。我的老婆幹嗎要帶佛龍到美洲去？

佛妻　她要離開你，她要擺脫你，斯密士，要自我身邊帶走他。這就是他們兩人安排好的。

斯密士　誰說這個話我要打破他的頭。誰說的？（對凱婁）是你說的？（對歐來）是你？

大衆（退後搖頭）　那不是我說的！

斯密士　告訴我說這話的人的名字！

大衆（羣指佛龍）　那是他說的！

斯密士　讓我打他直到他頭破血流！

（佛龍驚懼後退。鄰人勸阻斯密士。）

斯密士竭力掙脫　讓我打他！就是這樣一個怪物東西還有什麼女人和他漂洋渡海！就是這樣自紐約碼頭被趕回來，（又要向佛衛去）說着滿口髒話，安着滿腹壞心，霸着別人的老婆，冒充是自己的！你們讓我打他！（又向前衝），但被拉住。）

縣長（指斯密士）　警察，這人也給他帶上手銬。現在我看出來了。這是一樁冒名頂替的案子，一種陰謀想破壞司法的目標。在安蓮門島時也有這樣一樁案子，一個莫浦沙族人的謀殺者，一個宗教的熱情者——

警察　他們也許又是的。

縣長　我們要拿這兩個人都帶到謀殺案出事的地點去。我們要使他們面對着貝斯密士的尸首。

斯密士　我要打破那個找着我尸首的人的頭！

縣長　我要從營中召集更多的軍警。（吹警笛。）

佛龍　我想，假如我和斯密士關在一間屋裏過一晚上，他的手銬取掉，他的手放鬆了，那末謀殺案子在那時一定要發生了！

縣長　走！（大家。轉向右。）

原題：Spreaping the News

補白

人體上的數字

人體的全部細胞，可分為五十種不同類別，總數在一千萬萬萬以上，其中血液細胞約為十五萬萬萬個，腦神經系統細胞約為二十萬萬萬個。

人的血液通常約佔體重的二十分之一，在一立方毫米的血液中，約有一萬個白血球，六百萬個赤血球。

血液在人體內，每秒鐘可流行一呎至兩呎，當循環全身一週時，所發的時間平均比一分鐘稍微差一點。

人體的肌肉橫斷面上，所包含的細毛管數目，多得驚人，每平一方毫米內，即有一千個以上，若將身上所有的毛細管，頭接頭地連成一條，其長可繞地球兩個半圈。

一個健康的人，每天所排泄的尿量，平均為一升米。其中約包含三瓦的尿素，五十瓦的鹽，十瓦的其他溶解物，殘餘的（佔全重的百分之九十六）全是水。

天堂鳥

在新幾內亞羣島上有一種最美麗的鳥叫「天堂鳥」，有翅無足，飛時全身鼓毛四張，首尾不見，好像一朵鮮艷的花，土人稱為「女神鳥」，歐洲人稱為「極樂鳥」。

美國八十屆國會的七位女議員

文摘

美國第八十屆國會內有七個婦女，都是衆議員，參議院內沒有婦女。現在我們按照她們供職國會的資歷長短依序介紹如次：

瑙敦夫人（Mary T. Norton）是國會女議員中的「老大」。她是民主黨第一個被選入國會的婦女，自一九二四年起連任迄今。她於一八七五年生於儸西市，曾在故鄉入公立小學，并在紐約市某商業學校受書記訓練，在一九〇九年以前，她一直担任着速記員與秘書，一九〇九年時才與瑙敦先生結婚。

結婚後，她在兒童福利工作方面很爲活躍。她時常在市政廳接洽市府方面的協助，至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市長海牙即選她担任民主黨州委員會赫特遜郡的代表，一九二一年，她被選爲州委員會的副主席，後又昇任主席，任職直至一九四四年爲止。在一九二三年，她被選爲赫特遜郡的不動產保有者，一九二四年被選入國會，任代表西澤西州西市區的衆議員。一九三一年，她被任爲衆院京兆區主席委員。一九三七年，改任衆院勞工委員會主席。在她任勞委會主席的十年間，曾協助國會通過不少重要勞工立法。

一九〇五年，瑙敦夫人被杜魯門主席委任爲參與法國巴黎「國際勞工會議」的主席。

目前她是政院行政委員會少數黨高級委員。

勞傑斯夫人（Edith Nowse Rogers）是在一九二五年由麻薩諸州第五區選入國會的共和黨人。她在一八八一年生於緬因州，曾畢業於麻州洛威爾地方的勞吉斯巫爾學校，後入法國巴黎約蓮夫人學校，一九〇七年與勞吉斯先生結婚，勞爲律師，一九一三年起即充任議員，至一九二五年才在任內去世。

勞傑斯夫人對退伍軍人事務特別感覺興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她在法國女青年會及紅十字會供職。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又復供職於華府京兆區陸軍醫院的紅十字會。一九二二年哈定總統因鑒於她於退伍軍人福利頗具貢獻，委她充任私人代表，協助殘廢退伍軍人。一九二二年又分別受柯立芝與胡佛總統的委任。

一九二五年，勞傑斯先生去世，她乃被選爲第六十九屆國會衆議員以補其夫之缺。以後就一直連任着，幾年以來她在衆院外交委會方面一直是共和黨高級委員之一。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時，勞傑斯夫人供職海外。二次大戰之初，她提出了創立陸軍婦女輔助隊的法案，該隊以後又改爲陸軍婦女隊。

在八十屆國會中，她是衆院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

波爾敦夫人是代表俄亥俄州二十二區的衆議員，一九四〇年以來歷任國會議員。她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間任職於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州委員會，兼共和黨政綱委員會的副主席。一九四〇年被選入國會補其丈夫未滿任的出缺。

一九四一年一月以來，她一直是衆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現在是非州地理小組會與第九本國與國際小組會的主席。

史密斯夫人（Margaret Chase Smith）是緬因州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議員。她於一八九七年生於緬因州，小學畢業後，即任教師，公司職員，會計等職。至一九三〇年與州參議員史密司結婚後，才開始政治方面的活動。至一九三〇年即被選入共和黨州委員會。一九三六年她丈夫被選入衆議員，她即充任他的秘書，爲他辦理辦公室事務，處理信件，并研究若干法案有關的問題，一九四〇年她丈夫去世，她即被選繼任。

一九四三年她自動地要求加入衆院海軍事務委員會。二次大戰期間，她是獲得的羅斯福總統推荐的唯一國會委員。總統認爲她的工作對於大戰的推進很有貢獻，一九四四年，她對數個太平洋作廣泛的

研究，海軍部長認為她的努力有助於海軍，特為提出褒獎。

現在她是衆院軍力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又是該會將事小組會的主席。

陶格拉斯夫人(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加里福尼亞州十四區選出的民主黨人，一九四四年最初被選入國會，一九四六年又復連選。她在一九〇〇年生於紐澤西州敎地方，曾肄業於私立中學，然後入巴納大學肄業。兩年以後，她離巴納到百老匯演戲。一九二六年她開始研究聲學，并在歐州舉行旅行演奏。一九三〇年她回到美國，又開始舞台生活，與陶格拉斯君由相識而結婚，現已有子女兩人。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她又次在歐洲旅行歸來，纔得了觀察和解釋歐洲情勢的機會，她才致力於政治，以後她在工程進展管理處全國顧問委員會與全國青年管理處加里福尼亞州顧問委員會工作。一九四〇年，被選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代表加里福尼亞的委員，一九四一年被任為州委員會副主席，該委員會婦女組主席。

一九四六年杜魯門總統委她為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副代表之一。現在八十屆國會中，她是衆院外交委員之一。

盧斯克夫人(Georgia L. Lusk)為代表新墨西哥的民主黨人，她於一八九三年生於該州，曾先生肄業於新墨西哥州立師範學校，高地大學。以後執敎中學數年。曾先後充任新墨西哥州里河郡及該州的學監。她除了在敎育方面活動外，并致力於畜場業二十餘年。現在她是衆院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聖喬治夫人(Katharine St, George)為紐約州二十九區選出的共和黨人。生於美國，自十八歲後，始在紐約州的杜克西陀地方生活。

她對政治的興趣有久遠的淵源。曾連任杜克西陀鎮的委員達十五年，及該鎮敎育委員達二十年。在紐約州她曾是共和黨露委會的第一個女主席，現是該州兩個黨委會女主席之一。她現在是衆院郵政與民政委員會的委員。

(文摘自美國新聞資料一七三期)

補白

太陽裏面的溫度

太陽裏面的溫度，通常測定約為攝氏五千度，但最近因戰時新設備的發展，用赤線內測定太陽熱力，發見其熱度應該相當於一百萬度，高溫。此項事實，對太陽中由經究竟樣子變化而生熱力之假說，應當可有所闡明了。

冰山的顏色

大家都知道冰的顏色是純白的，冰山的顏色亦然。但據航行北冰洋的探險人員說，他們所看到的冰山，有些竟完全是綠色褐色的。

美國的古怪法律

美國各州自訂法律其中有很古怪或百年前適用的條文。譬如：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有：主婦不將其闌襪煮洗乾淨者，得處以一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燈謎數則

(一)蘇州　(二)衆人吃齋　(三)命豁生求其和　(四)明月當頭　(五)歐洲獻貢　(以上皆射外國地名一)

謎底

(一)秘魯　(二)智利　(三)加爾各答　(四)仰光　(五)西貢

談東北的幾個問題

楊鍾騫

東北所以弄到現在這個危急的局面，實由於下面幾個基本的因素：東北的富庶造成敵人覬覦蠶涎，雅爾達協定造成東北危急之發端，蘇聯進兵造成東北危急之前奏，共匪藉國剿城暴行造成東北危急之事實。東北現在是非常危急，有幾個要問急待我們解決，假如不能解決，我們就不能保有東北：

一、我們在東北作戰只靠正規軍，毫無民衆力量參與，而共匪在東北作戰則處處利用民衆，故我們所佔者爲點線，而共匪所佔者爲面，民衆只怕共匪而不怕國軍，這固然是國軍少有擾民，沒有共匪恐怖所使然：但國軍卻因此而吃了大虧，因民衆懾于共匪之恐怖不敢與國軍親近。國軍在東北作戰未能將共匪之主力消滅，遂演成共匪今日膨大之結束。故在軍事上，欲解除東北危急，必須徹底消滅共匪之主力，建立民衆武力，使國軍只打共匪主力，而民衆武力則消滅各處流竄之散匪，東北共匪勢雖透過僞網。

二、自民國以來，東北政治少有清明之日，勝利之後，接收大員復將內地政治上之惡習攜往東北，致東北政治紊亂不堪，甚至人民有懷念僞滿日人鉗制時代者，此固爲一反常現象，然亦可令人深思，共匪在東北大多爲政治問題，假如我們政治清明，共匪是無能爲力的，用政治力量，也可以消滅他的陰謀，建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政府剿匪的力量。

三、東北本爲一富庶之區，在僞滿時代，尙少有搶糧餓餓之事發生，今日東北已造成遍地飢餓之現象，此實由於軍事上之不能擁有面，而喪失產糧區，政治上無計劃，不能及時搶運食糧所致。等到食糧已發生恐慌，再想搶運，已爲時過晚。此爲一大問題，「民以食爲天」若民食不能解決，則一切均成問題。

四、東北本爲一交通發達，鐵路縱橫之區，現所有鐵路均遭破壞，通車里數少得可憐，鐵路是東北的輸血管，無交通則處處變爲僵局，影響之大，非可想像。欲挽救東北目前之危急，必須打通平瀋綫并確保其安全無阻。以後再打瀋營線，謀增多東北之通路，利用海上解救東北之困難。然後再打通瀋長吉線，以爲收復整個東北前進之準備。

五、東北幣制之貶值較內地尤甚，因東北地區日漸縮小，而流通券發行日漸增多，故滿街都是流通券，流通券便因此愈不値錢，愈買不到物品，因此物價就無限制的飛漲，現在物價總比南京要高五六倍之多，所以東北公務員和一般人民生活之苦，難以想像。在此種吃不飽的情形下什麼行政效率，什麼社會秩序，什麼社會道德，什麼城市治安都成問題，因爲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東北是中國生命線，無東北中國就一日難得安枕，無東北即無以保華北，整個中國就難免赤化，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喚起全國的注意，不要以爲東北距離我們還遠，我們可以苟安，一旦東北陷於共匪和他的主子之手，我們亡國的末日即將到來，想想看！

婦女消息

▲聯合國鑒於此次大戰直接間接受害兒童尤大，亟須予以救濟：曾邀集各國組設聯合國勸募兒童救濟金委員會，藉此發動全世界社會之力量，以救濟全世界災難及貧苦兒童。聯合國已函請我政府籌設聯合國勸募兒童救濟金中國委員會，并推聘蔣夫人擔任會長。

▲聯合國勸募兒童救濟金中國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在京勵志社開成立大會，由該會主席蔣夫人主持，下午八時蔣夫人復假中央廣播電台向全世界廣播，略謂：目前世界各地不斷傳來苦難兒童所發出之悽慘呼聲，而世界現狀并非兒童所造成，彼等實為今日世界中政治不安與投擲下之可憐犧牲者。彼等之痛苦，間接表現吾人「這一代」所鑄成的種種錯誤與不人道之事跡。吾人惟有慷慨輸將，盡力勸募，響應此救濟兒童勸募運動，始可補救過去錯誤之一部份。

▲美國婦女協會會長狄爾夫人，環遊世界，歷經英，德，印度及土耳其等國，即將訪問日本，七日在北平向聯合社記者稱：婦女若能團結一致，為世界和平之共同目標而工作，則其力量必甚偉大，并謂伊在印度時曾與甘地約晤，然於預約前兩日，甘地不幸遇害，致未實現，僅由甘地親書交下一函，囑為代達全世界婦女，內稱：「婦女是犧牲的化身，如以眞誠做事，可使世界改觀。」

「三八」婦女節日，全國各地婦女，率多集會紀念，首都各界婦女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於是日上午十時假大華戲院舉行，到會千餘人。

▲「大地」作者賽珍珠女士近著「巨浪」（The Big Wave）內容為一日本漁村被波濤所捲之故事，已於二月出版，另一新著「牡丹」（Peony）為中國某城之女英雄，將於四月二十二日由同一書店出版。

▲「蝴蝶夢」（Rebecca）作者毛里哀小姐，近被樊克厲納夫人控告，謂該書係剽竊樊之故事，已在美國開庭，毛小姐特自英國趕往出庭。

▲近數十年，我國女[illegible]之婦女甚多，惟散處各地，缺乏聯絡，我國婦女界先進乃於去年組織全國大學婦女會，藉資聯絡，更擬成立各地分會，南京分會已於三月十九日成立。

文化消息

▲美國「[illegible]」雜誌以一九四七年度攝影成績優異獎章贈予美籍華僑黃宗霑，并譽黃氏為上年度最佳之攝影家。

▲美國「天下一家」獎金委員會十二月宣布，一九四八年度「天下一家」獎金決定授予愛因斯坦教授。

▲教育部於二月二十五日於教部會議室開會，討論大學課程之一般問題。

▲據教育部所發表之統計，卅六年度第一學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校數共二〇七校，內有公私立大學五五所，公私立專科學校七七所。

▲我國詩經近為俄國列甯格勒一中國語文學者譯為俄文，聞不久即將出版。

▲關於本年度公費和自費留學生考試，教部決定不再舉行。惟有自備外匯，成績優異，經教部核准合格之大學畢業生仍准出國留學。

▲印度聖雄甘地先生於一月三十日被刺身死後，世界人士莫不悲悼，南京文教團體特於三月五日晨十時於勵志社舉行公祭甘地先生大會，蔣主席并親臨主持。儀式簡單隆重，極莊嚴肅穆。

▲本年度各種國際學術會議邀請我國選派學者參加者計有（一）印度東方學會，（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第一屆國際劇創會議，（三）國際物理學會，（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之研究會，（五）國際地質學會，（六）國際地理學會，（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屆大會，（八）國際遺傳學會第八屆會議，代表人選，教部已決定一部份。

▲曹禺創作「雷雨」即將在日本東京上演。

徵稿簡則

一、凡關於討論各種學術研究及科學發明之報導，關於婦女之各種測驗及調查統計資料，介紹各國先進婦女之事業及著作，世界婦女動態，各地女化消息，中外婦女史話及傳記，生活常識，新著作介紹，文藝、設者通訊、插圖、漫畫、木刻等各種文稿，不拘創作譯述，均所歡迎，尤盼婦女投稿。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勿用鉛筆或兩面書寫，并請於正文內加新式標點符號。

三、來稿最好在五千字以內，長篇著作，請作者自分段落。

四、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示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略歷，出版日期及地點。

五、投稿者請註明本人眞實姓名，略歷，及通訊地址，揭載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六、來稿如有插圖，請用墨筆繕繪，俾便製版。

七、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八、來稿刊發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得予退還。

九、來稿經採登後稿酬從豐。

十、本刊於出版時發現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十一、來稿經本刊揭載後：其著作權仍歸著作者所有，但彙印單行本時，本刊社有優先出版權，而本社選刊專集時，亦得自由採入。

十二、來稿請掛號寄：南京中山路三七五號本社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五一九號
暨中華郵政局認為第一類新

婦女文化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第三卷第一期

（定價三萬元另加郵費五千元）

編輯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發行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 南京中山路三七五號

印刷者 中央青年出版社 南京中正路瀏發街十二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訂閱辦法

一、每戶預付定費三十萬元

二、每期照定價八折優待

三、每期出版儘先提早寄發

四、定費將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